西臺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臺集

(三)

畢仲游撰

西臺集卷十

尺牘

上蘇內翰

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適值知府龍圖內翰請外。將赴汝陰。僅得再請候門下而荷眷遇厚知。更深。殆非後進晚學所敢望于先生大人者也。自疇昔違奉。累更晦朔。不審卽日台候動止何似。某待罪河東。以託庇左右之故。苟免如昨。幸復霑祿食。而已不及親養。追念摧感。涕慕何言。邈未知侍見之期。仰惟體上眷倚。精固生理。入輔天子。以稱中外之望。不宣。

又

某去冬至晉郡。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尋值易帥多故。及被旨往河外體量。道路險惡。風雪寒苦之阨。前此未嘗歷也。近以詔使自京來。故且歸太原。以待會議。中間欲治問起居之何如。既欲稍盡區區。而復忙擾如此。轉成稽緩。愧恐何勝。

又

向在京師。嘗蒙借重。舉以自代。辱門下之顧有年矣。今日之祿食。未必不由平昔之許與。而又出力如此。區區感激。義當如何。惟謹職事。甘貧賤。庶幾不辱。以圖報于左右。伏惟台慈幸察。

上文潞公

仲春漸暄。伏惟鈞體起居萬福。一向以遭罹家難。久不通問。不自死滅。復餘殘骸。以就祿食。既已到河東。卽欲敍致。以請問起居之何如。適當新秦被寇之後。種種多事。異于平日。未能收率。患難荒忽。已散之思慮。而爲竿牘之問。遂至後時。豈勝愧恐。近日河外歸纔得定居。謹奉前啓。布區區萬一。仰惟眷憐。俯賜亮察。

上韓左相

伏自登庸廟堂。再貢竿牘之問于左右。竊想卽關聽覽。仲冬嚴寒。恭惟機政多暇。鈞體起居萬福。某近蒙恩除守奉寧。已赴治東來。道途區區。幸免如昨。趨覲未展。伏覬上爲宗社精調寢餧。副四海具瞻之望。卑誠戀祝之至。

上呂微仲相公

久違材館。下情伏深兢仰。卽日秋暑尙熾。恭惟神衞起居。百福潛舍。某營職區區。幸免。末由躬至門下請侍。伏望上體宗社。精加寶練。私誠惓惓之禱。

又

不審某官自到安陸以來。鈞況何似。居處飮食。仰計足以衞天和而固生理也。某愚不肖。以家世仕宦之故。竊祿食于內外。僅能不失門戶。雖無他長以自見。而甘貧守分。則有年矣。今雖闊遠教誨。日增闇陋。其

愚不肖之心猶前也。顧貧與分其何敢忘。方爲賤事所拘。不獲親奉杖席。仰承咳唾之音以自慰。幸區區之誠。發于寤寐。伏維台慈亮察。

又

某嘗慕用門下之義。昨自奉使河東還朝。實辱收恤之厚。而官局請謁有常。實無從數至于前。以承教誨。今者某官燕閒無事。可以日侍左右。而蹤跡東西無定。且復去門館甚遠。惟拜狀附承起居而已。豈勝南望引領向戀之至。

上王彥霖樞密

夏序清和。伏惟鈞體起居萬福。違奉門下累歲。日有兢仰。伏惟道存帷幄。功在生民。鎮撫之餘。諒多燕適。某以奉使在遠。未獲趨詣屏著。伏冀體國爲民。精護寢餗。下情惓惓依歸之至。

又

比雖累得奉啓左右。皆緣職事。以常禮貢聞區區。所欲言者。與銜恩佩德之私。蓋未暇布陳有以也。不識台慈能賜亮否。卽日伏審朝廷曲徇誠請。易地三城。然全節鯁義。中外所仰。諒無暖席之期。卽還廊廟。疏遠之跡。將永有庇賴。以觀太平之成效。豈勝惓惓。

上安樞密太尉

近以事至河南。造請門下。曲承顧存撫接之厚。感不容言。拜違左右。已再更晦朔。依投繫戀。蘊結于中。季

多極寒。恭惟鈞體起居萬福。卽日某蒙恩營職之初。區區幸免。末由參侍。伏乞上爲宗社之重。順衞太和。永輔聖世。卑情悾悾。頌祝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主上初政之所想望。入籌帷幄。再長鴻樞。上自搢紳先生有識之士。下至行道之人。皆知鼓舞。如出一意。豈特四夷慴服。可見兵革之不試。而全德重望。故將師長百僚。大爲制作。以嚮太平之盛。天下幸甚。某以職業有守。無由同百執事陪預慶列。瞻望台屛。下情無任歡忭依歸之至。

又

近審肆覲。入侍經闈。嘗奉竿牘。請賀門下。竊知已關聽覽。仲季嚴寒。恭惟機政暇裕。鈞候起居萬福。某待次累月。近准勅除管勾崇福。遂得復霑祿食。仰緊恩造。感激何言。趨府未展。伏覬上爲宗社。精調寢饍。卑情悾悾。祝頌之至。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比者恭審某官。以主眷之益隆。與天下慶。慶嚮于治。定再登廊廟。進長鴻樞。華萼交輝。以極一門之盛。而台躔舊德。道在累朝。其所以運籌帷幄。折衝萬里者。蓋實今日倚重焉。中外幸甚。某以居處在外。不獲同百執事陪預慶列。謹啓通于左右。因布悰誠萬一。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上李資政邦直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河東舊稱事簡。自某到任。適當新秦被寇之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昔。而道路奔走。亦增倍于他時。雖銜恩佩德之私。無日不在門下。而簡牘之問。至今方得通于左右。負愧懷恐。何可勝言。伏惟老成舊德。士夫所望。佇還廊廟。永庇中外。踈遠之跡。亦將跂足以觀太平之成效。何勝悵悵。

又

比于太原相公坐間。得聞起居之況以自慰。又獲窺近日所著杕華堂碑文。伸紙一讀。神意悚動者久之。蓋非近世之所謂碑文也。

同盛少卿

某啓。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卽外官苟祿。故雖再至門下。而不得款奉教語。臨去都伏蒙臨貺。旅次値出。不獲望見車馬。感戀至今。春序布和。伏惟尊體強豫。某待罪河東。營職粗遣。內託庇庥。以苟免于罪戾。未由省見。伏惟體上眷矚。精護生理。下誠區區。

又

不審近日起居何似。伏蒙不遺遠賜教墨。匪知遇之厚。何以及此。佩服眷意。惟深愧恐。某比到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中間得旨。往河外體量。前月下旬。方還太原。上記稽緩由此。幸冀矜察。某到本路。庶事雖不敢不勉。而性資迂拙。常虞隳曠。以辱知憐。尤患不審知本路人物如何。蒙教示數君者。爲賜甚厚。不敢忘處。休文字卽契勘。他俟後狀上稟。

與呂原明兵部

某啓。首夏微熱。伏惟原明兵部大夫尊候起居萬福。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亦屢蒙車騎臨貺。體眷之厚。感服至今。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粗遣。內倚門下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末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不預邊事。而河外賑濟。與封椿錢穀移用。蓋已不勝其繁矣。原明沈識遠量。朋友之所宗仰。宜在禁從。日夕獻納。而尙淹郎曹。豈宜也。某待罪晉部。逾分已多。第才劣事薄。恐有不稱以累門下。若得偏郡以休息病體。因苟祿食。卽便無餘願矣。某承乏于此。幸復霑祿。而已不及親。孤苦感愴。略無仕宦之況。應之叔弼、知常公餘會集。豈勝優羨。今皆有書去。蓋亦負後時之罪。十一舍弟仍得畿邑至幸。中間待次闕下。想常請謁館舍。承教不少矣。詩卷輒謄本封納。以須候便人。不欲附遞。故爾遲晚。雖常繼以亂道絕不中已毀之矣。所有新作。幸望寵寄。當試和呈。

與文修撰

前者遞中上狀後。卽往忻代幹事。還留太原數日。復往河外。比歸乃再領教墨。具審致政太師。留止官守。月餘而後歸洛。才短意澁。恨無文辭以見于歌頌。惟深區區願望而已。餘冀順時遵養。前對大用。

又

某啓不審頒政之餘台候動止何似鄙賤之人起于罪罰觸事感槩殊無名宦之況惟執事深照其愚過有奬與臨紙幅窄不知所以爲答但重增慙悚而已

又

某再啓晉相昧于平生然仰名德之重有年矣到此辱眷良厚于局事尤荷體察近日頗苦痰喘樽俎差稀然亦不妨治事亦漸向愈兄弟特蒙存記感激奚似今皆有所授十一舍弟領畿邑往淮南般家乞知之

又

向者不避疎賤輒敢奉狀上問太師起居特蒙鈞誨伏增感戀亦每于范相書中得聞還洛後燕適之詳以慰幸甚

與蘇子容

近者侍禁李嗣昌至太原出所賜書教仰承台眷之厚感恐兼極卽日春暄某惟燮輔休明神物有相某待罪晉部苟免如昨方遠門仞仰冀體國爲民永鎭廊廟下情惓惓之祝

又

正月二十七日承奉至太原三月三日成禮竊惟疎賤得重託婚姻于門下非徒人事之際會實天與之幸何感如之重念某兄弟久荷台眷而兩房二女獲奉箕帚于左右衰門冷族其焜耀實多遞中謹先奉

啓上謝俟承奉歸侍下別布區區

與程中散

某啓承乏晉部雖忝爲代出于幸會而相遇道途一宿卽復別去區區繫戀至今不忘春序布和伏惟入奉朝請起居萬福某營職幸免如昨自抵太原値易帥仍被旨往河外體量適丁寒月道塗險澀風雪寒苦之阨過于傳聞遠甚纔歸妻室一病幾不起今又當出至忻代後來賑濟與泛差軍馬皆本司應副文書紛紛未有定日中間請候疎闊惟冀諒察竚聞顯拜以慰士望下情祝頌

又

比蒙指教荷眷尤厚某以多事之故既有失咨詢到京動止之何如而拜賜之後復以河外之行與妻室疾病至今纔得奉前啓參承感仰愧惕兼極于懷伏惟淸懷高誼出于名門禁省要近之地乃所宜處俟聞成命別修慶門下更冀上爲朝寄倍加保護

與趙司業

暑候繁縟伏惟正夫司業尊體動止萬福比緣歲事出至旁近郡欲歸而得漕臺公移會議役法因徑到上黨論有不決者少爲淹留及歸太原始領所賜教翰體眷之厚感悚無已卽日不審訊後起居之況復何如未知參省之期仰冀輔順眠食早濟嚴近下誠區區所望不宣

又

某悚息待罪河東寖久。不稱之事益多。如蒙誨督。使免于戾。則爲賜深矣。高符仲舊不之識。一見知其爲君子人也。清源王令非教示。殊不審是史述之友婿。旦夕過其縣。當得見之。文字卽容契勘。今歲適減兩薦數。餘者率皆有諾責在前。非才至今。未聞預除代者。次第無如何。過歲卽足以爲清源之地矣。惟幸照亮。

與李智文

昨以罪罷屏居鄭下。嘗會車馬之來。得奉餘論。在哀苦之中。殊多慰懌。別來再見歲律。每深企詠。卽日殘暑。伏惟公罷還闕。起居清勝。某承乏河東。苟免未卜。良會之期。伏希愼持寢履。垂副欽祝。

又

不審主居爲況何似。某自到晉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道路出入。頗異于平日。朋舊書問。因以闕然。中間所示教音。以奔走在外。久之還家纔領。繼以多故。修謝復後時。併深愧悚。太原諸事削弱。不及所傳聞十之一二。亦不足道。子弟長成。漸欲扞格。無處從學。曉夕爲撓。蓋某多出入。雖暫歸太原。率不過一月卽再出。其在家文書期會。賓客應接。四方書題。亦少得暇。縱有片暇。亦且休息形骸。以支當外事。無由更有工夫。點檢子弟文字及程課。太原同人。不惟少事業。蓋作監司門客。卽礙本處取應勢難爲來。又不欲令出入多接外人。故亦不敢令往州縣。不知關中有可教子弟同人肯來太原者否。若得粗有詞筆。謹愿耐靜。不出入作過于官守。不相累者。卽當優給之。不辭也。煩爲尋訪。書中見報。

與文叔學士

去歲留京師雖未久而值文叔入館日奉清論其慰無窮拜別忽已逾年思向高誼不須臾忘也而書問不時通于左右悚愧何言卽日大寒伏惟供職優暇起居集福某到河東之況粗遣風土麤堪少醫藥種種不如傳聞然亦逾分矣良會未期千萬保重別躋華顯區區不宣

又

自到所部以新秦之役隨分多事方稍定而役法復下文書案牘雖然未知攸濟中間妻室臥病又有婚嫁某仍多出入不在太原故治問稍緩至今想聞而加恕察也京師爲況何如高才碩學計超擢在邇豈勝傾頌某行日蒙與諸公出餞于僧舍契愛之厚乃情不忘致謝不時至左右惟增愧悚耳眷愛郎娘想佳勝也

與芸叟都司學士

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過蒙眷與之厚感服至今氣序微熱伏惟退食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麤遣內倚門戶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未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不宣

又

比蒙委賜書教欽味眷憐感仰增劇適會出往忻代還家方爾捧領不審訊後體況動止何似某起于罪罰之餘復從祿仕孤苦感槩殊無名宦之意年齒加老形骸衰倦雖向德慕義更篤于前而人事不修乃

竟先辱手筆。既愧且恐。然冀芸叟深有以亮之而已。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秦被寇之後。名雖不預邊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及今半歲。已兩至河外。一往忻代。今又當暫至汾右。而歲中所分郡縣。猶未暇巡一處。才劣事薄。未知終能免責。以不累門下否也。向蒙借昭仁寺碑。近纔終篇。候有的便。方敢寄還。幾格亦擅謄本矣。乞知之。

與游景叔學士

自京兆拜違。倏更歲籥。一向奔走。道路因循。不時修問。起居下情。伏深兢仰。春晚氣候。計暄。伏惟治裝餘閒。尊履萬福。某承乏雍部。諸況幸如昨。請候伊邇。未獲得閒。冀爲國精護寢饗。以副願誠。不宣。

又

比由少華還家。稍得定居。方欲奉狀以道區區之懇。乃聞就膺美命。來鎮蒲中。于景叔私計。想良便也。不肖之迹。乃復獲依左右以承教。何幸如之。道里差遠。更惟倍切調護。

與趙正夫

去歲還朝。偶以同舍。得奉顏色而親教誨。私懷感幸。至今不忘。氣候苦寒。仰惟儒館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職事與人事皆應辦。目前故于左右。轉成疎闊。區區尊仰。何勝道耶。拜會未可期。千萬保重。垂副瞻祝。

又

違去賢範。忽已逾歲。向仰之私雖劇。而內外怵迫。到今纔得治問。何勝愧恐。晉俗麤且僻。飲食、醫藥、婚嫁、與子弟從學。至不便。惟少盜賊。夏月苦無暑氣。卽他方不及也。陵臺家兄。久荷知照。想常通書左右。比領家信。亦具聞動靜。某行日蒙垂餞于啓聖寺。下情感佩至今。而布謝後時。卽其罪猶前也。至悚至悚。【案】此二首係在正夫爲學士時。

又

季春極暄。伏惟台候動止萬福。伏自今上卽位。首重言路之選。以正萬事。執法之臣。則尤爲重焉。自封相之中丞作尙書後。有職之士。計中外貴臣必爲執法者。皆在正夫年兄。不在他人。比除目下。果然。此豈天子以公議用人。而公議固能量天子聖意之所在乎。然則辨正是非。而判別忠邪。摧剛直枉。皆正夫年兄平昔之所畜積而已矣。由此而正位廊廟。以扶太平之業。不異矣。天下幸甚。朝廷幸甚。某以守職在遠。不獲躬詣門屛。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不宣。

又

去違左右寖久。一向在孤危隱約之中。不復敢屢修竿牘。以玷門下之義。亦恃眷存有以亮之。私心惓惓。結懸戀則日復一日增積于胸中而不勝陳也。某初到東部。營職幸免。末由參侍。伏冀上爲廟朝精加保輔。卑誠祝頌。依投之至。【案】此二首在正夫爲中丞時。

又

伏自前歲冬末被命。改使山東。道過國門之外時。適會旌節出帥慶陽。嘗獲造詣行府。曲蒙敦敍。事契復垂顧訪。款以誨言。下情感佩之私。實不勝紀。爾後半歲之間。又再易地。到罷相屬。道途之勞亦倍。故竿牘之問。重于稽晚。其如瞻馳繫戀。增積尤多。卽日春晚極暄。伏惟總統邦計。台候動止萬福。某承乏淮甸。上邀蔭映。以幸免于罪戾。造詣正遠。伏望體上眷求。加護寢羹。行膺廊廟之拜。卑誠悾悾之禱。

又

近者伏審就膺恩制。入奉禁嚴。鉅賢造朝。士夫交慶。而孤遠之人。復得託在下風。區區抃幸。殆不勝情。不審起居何如。某自到淮上。雖夙夜罄竭勉赴職業。然愚暗淺陋。終恐未能逭責。儻沐眷憐。不賜鄙遺。時有以誨督之。卒門下平昔之知遇。幸甚幸甚。【案】此二首在正夫爲侍郎時。

上劉龍圖

違侍左右逾月。下情兢戀。春晚暄晴。伏惟駐節塞上。台體強豫。某營職區區。幸免如昨。竊聞創圖羌事。撫緝邊民。大河之外。畢被上恩。辱在下風。惟知尊仰。謹奉前啓。參問起居。不宣。

又

近日使軺取道太原。得遂省見。獲奉教誨者累日。愧佩兼深。自北寺拜違。已更晦朔。不審旌旆見留何地。庶事想皆就緒。指日還闕。尙冀調護。垂副瞻禱。

又

某自行府未離太原已苦痰壅之疾爾後呼醫用藥至今猶未復常比捧牒命皆卽時供報想蒙省察中間申請朝廷已節次行下惟賑濟一升二升卻作一升半升准帥司牒照會別作奏請見留以待報理當然也賑濟米斛少三萬餘石在常平之法除糴買已過外別無利權可以經營幸同丞相商議且以帥司米與常平米通支則麟州外塞亦麤足用其間縱有少闕令岢嵐保德和顧般運數必不多庶易辦也惟橫陽等六塞合支借種糧三千餘石自來外塞無提刑司斛斗既人戶未可令上州請領又以本州經戎馬之後無驢畜可顧般運遂牒漕臺以豐麟州米兌換應急支用漕臺已報可伏恐欲知

上范堯夫相公

夏中太原簽判李通直還潁昌上狀起居伏想已塵鈞覽比者伏審相公以進退出處之大節與天下積年之人望肆覲宸廷再都廊廟制命初下中外翕然朝廷幸甚人物幸甚某以方離太原奔走道途未由躬詣台屏謹奉前啓上賀幷承問起居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又

某未離太原傳聞中使齎詔至潁昌促相公入覲固知相公還廟堂又知必固辭而亦知辭必不獲免也繼聞相公到京師小民觀者如堵咨嗟嘆息如元祐之初見司馬溫公之入朝則亦知相公辭必不獲免也既而聞入劄子懇辭至于三四詞情確至愚智感動而優詔不許日促視事蓋惟無心于相天下者可

以託天下。若相公者。可謂無心矣。此固主上欲得公再爲宰相者也。卽日伏惟總攬機政。鈞候萬福。未知參省之期。伏冀體國爲民。調護寢餱。

又

比聞中使到潁昌。台候微苦泄利。留三日。上道至京。謝客。皆云雖已康和。猶少力也。路中問北來人言。常請見起居。如平常。氣貌亦充。乃知輔相之地。神無所不擁護。況小疾也。更冀調愼食飮。減節人事。以副宗社蒼生之望。

又

近遞中。蒙賜鈞翰。奉承感激。不任下情。氣序淸和。恭惟偃息大都。鈞體康福。某、營職區區。未知何日請侍瞻望門屛。乃心飛馳。伏願早還廟堂。永庇中外惓惓之禱。

又

近緣賑濟事。再往河外。與詔使相逢。具道體量本末云云。殊不類京師所聞。劫掠之數。近止四千上下。見須收捕。在城寨見賑濟之人。幾三萬口。亦嘗見帥司行遣。曲盡事宜。繳進奏數紙。雖欲彈駁。無下手處。伏恐台慈要知詳悉。某初有去就之意。累月之後。晉相亦加禮貌。今雖不去可也。自領鈞翰。卽問之。但言計未決。且少候。及今終未有定論。然以愚觀之。姑留太原爲是。台慮所及。曲盡續更稟覆次。

又

去冬遣人奉狀至漢東。請問起居。今春人還。領所賜書教。感戀之餘。方欲修狀。再附遞漢東。忽聞相公有湖湘之行。神情恫悅。逾月不定。欲急遣人至漢東。竊料離漢東已遠。仍未審出睦。直至永州。爲復中途改作舟行。欲宿留見謝表。遣人奉狀前去。而邸吏至今未曾報到。朝夕懷抱不寧。謹專走此。介至左右。參候動止。仰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區區引領之至。

又

不審自漢東至零陵。凡多少驛。水陸登涉之間。台候何如。到日已及暑月。蒸溼之氣。必有過于漢東所居如何。稍軒敞。卽于起居良便。若無如此居處。聞零陵木植至易得。雖旋營造。門下之人。亦不當憚煩也。食物定無好者。羊魚鵝鴨魚鼈之類。計與近北不殊。常膳之間。不至闕事否。或爲大江在其旁。雖熱而無瘴癘。北方藥物。必預曾備辦。更望上爲宗社。精加擁護。涕戀之私。雖日夕形于寤寐。而無分毫可補左右。慙恨區區。殆不可勝言。

又

恭惟某官忠貫白日。道合神明。平生以退爲進。而處遷謫。乃爲常事。但高年舊德。復此遠適。門下之吏。豈能不徬徨繫戀。慮飲食之間。有所闕也。

又

昨人還領所賜教。始知相公目疾終未平。私心憂馳無已。然欲急于痊復。不若任之。不加治療。則于台體

自然寧固。昔歲見州北李端願少師患目。一切任之不治。康彊二十餘年。李少師生于富貴綺紈之間。獨達于此一理。年壽永究亦可尙也。欲望台慈薄採其說。

又

十一月中人自零陵還。伏奉所賜誨答。仰惟門下眷予之厚。豈勝感激。卽日冬杪苦寒。恭惟燕處暇裕。鈞候寧固。某待罪于此。養疴苟祿。南北阻遠。復以職守所拘。無由躬至左右。日夕引望。惓惓想戀而已。敢冀上體宗社。調順寢興。愼固生理。以符故吏卑誠之禱。

又

逖遠門墻。日久。南望區區。每深涕戀。比領來誨。方審某官到零陵。台候動止之詳。下情頗以慰懌。伏審寓居佛寺。而食止有烏羊肉。啓處飮膳之間。大較可見。但服習其水土而居之。久當與初至有間。更乞頤神味道。以副松喬之算。

又

比人還。伏蒙遠賜永紬柳布各一端。謹已拜領。然相公方此燕居之際。猶念及門下吏。有所沾賚。則感激之私。倍百于常品。

又

昔歲嘗游宛邱。知其事簡客稀。有醫藥陪京作鎭。最爲便且佳也。竊想某官未還。鼎席之間。良亦樂此。某

之病力過歲以來猶覺難于勉強如決不能任事終當冒瀆朝聽丐東南一郡因有參侍之便不定也豈勝繫戀

又

某到河中始知名闔之可樂徘徊登眺想見締構之初也詢諸郡人皆能稱道當日之事遺德餘愛至今藹然則某被任使于此猶切兢兢恐辱門下也

又

昨待次河清上狀輒蒙誨答仰邀台眷愈久益厚感惕何言冬候凝冽某惟閉閣鎮治鈞體動止寧固某七月中離河清九月初抵華原領職以來區區自遣寤寐門下恨無羽翮得至左右東望引領殆不勝惆悵依戀之私謹遣專人奉啓參承起居伏冀順令調護保練太和還都廊廟永庇中外下情虔禱不宣

又

昨待次河清本合一至左右參省而不克前者想惟台慈亮察其所以然某到華原已兩月矣雖非孔道然由京兆入鄜延徑路也亦連有使者經過及應副緣別造作與差撥稀得暇日至于吏民豪健輕生尚氣雖不免酌情麗法而每念前書教撫之意不敢純用刑罰自餘惟務省事冀免罪戾而已伏冀裁察

又

卽日氣序正熱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比者伏覩制下寵還舊秩就領宮使以爲圖任之漸中外歡忭如慈

父母在遠而得歸。其子之喜。亦不過于如是也。竊惟某官以忠義世其家者四十年。然後以道德入爲聖朝之宰相。天下誦其言者多矣。受其賜亦至矣。人心反側。兵革未休。聞公在位。卽遂按堵無事。則信于天下亦久矣。雖白首失職。處閒僻之地。而乃心王室。憂見顏色。徘徊永懷。不肯隱避。以至冒涉江湖。謫居蠻徼。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爲公出涕慨嘆。當食忘味者三四年矣。則今日之還天下之士。如慈父母之在遠而子喜其歸。豈過理哉。而況某者出入門下。既久受知遇。亦深。方公在位。既無一言一事以爲補。及公遠謫。又不能出毫分之力。以濟艱難。今天子明聖。爲宗社之計。還公于千里瘴江之外。非忠貫白日。道合明神。而能至此乎。則某之喜也。反不覺涕泗之橫集。蓋與天下之識與不識而喜公之還者。又少異也。伏乞加調眠食。以當長道之暑。早復首庸之拜。則天下幸甚。

與呂祕丞

去秋苟存殘喘。還朝後會見諸親舊。而子進惠顧旅舍甚厚。此行特承飲餞于遠郊之外。契愛之深。感戢無量。中間聞進職蘭省。欲併寓一牋。敍謝賀兩意。而公私殊迫。牽于目前。至今纔得略具所欲言者。惟冀恕亮而已。不審入夏以來。體力動止何似。復當暫出至汾右。輟暇奉啓。勢無由詳盡。區區之私。更俟後狀也。餘望保重。不宣。

又

某素不善飲。而應之每引以爲比。昨承出餞。困于餅缸。蓋都不記取別時何如。行至中牟。問補之言。嘗置

手于汲器中坐皆大笑自此應之應不以爲比

上蘇相公

逖遠左右積四五年中間解官河府與初到華原兩附便人幷郵置拜狀起居竟不知何日得徹鈞覽繫戀門下惟日惓惓夏令已中恭惟懸車優游台候動止萬福某假守區區幸免如昨末由躬侍杖席仰凱上爲宗社精護寢餱卑情無任南望引領之至

又

伏審相公以成功盛德樂就燕閒抗章累年至于十數竟回天聽獲上印紱高風大節足以激貪懦而厚天下之俗衣冠中外所共嘆息而見于紀述顧如疵賤慶抃尤深謹奉前啓以敍萬一之誠更祈保御太和益加調護龜齡鶴髮永對太平幸甚幸甚

又

近者竊聞安車暫至太傅官守不審卽日起居履味何似仰惟燕處從容德宇泰定數千里之遠寤寐門館而恨無由至前少侍誨勅乃心眷戀飛馳而已

與吳舍人安詩

某啓不審居浮光漸久爲況何如食飲風土果亦良便否某頃年離河東及昨過祔享後凡五請郡矣比自秦鳳移永興等路宿留滿歲然後聞虢州之除惟洛中去虢最近而又避人事日費之廣遂泊家河清

後雖易不復遷徙。正月中至新鄭會葬先兄夷仲。三月申入洛。幹問兒女婚嫁數與相之相會。遂買田潁陽山中。冀日嵩少。或可築廬。此間居之所得也。相望千餘里。因風貶教至華原。以慰飛馳之請。乃所深望。

又

去歲在關中。一奉狀。繼領所賜手教。得聞居浮光動靜。大以慰釋。其後公私多故。忽忽至今。殊失請問左右。愧悒何言。卽日大暑。伏惟尊候萬福。某比蒙恩守虢。繼改華原。皆爲善邦。出于忝幸。待次西京河清縣。逾半年矣。中秋之前。當遂之官。未知何日得一見顏色。乃情區區。非筆下可以盡布。惟冀燕閒。倍加寶練。副此祝望。不宣。

與薛嗣昌

昨到永興。獲遂言面。豈勝欣慰。稍間賢誼。良深企詠。溽暑。想惟公餘動履清適。未復披奉。惟希良會自愛。姑此爲謝。不宣。

又

遞中伏辱惠示音問。荷意殊深。承行李欲至秋涼暫過蒲中。深所望也。卽今當出歷鄜延。回日必遂占見。鄙情預以爲慰。

與王觀文

比因歲節上狀。伏蒙記憐。還示慶問。下情感仰至今。茲者伏審光膺制檢。改帥全晉。除音疾下。歡頌隨之。

蓋以地連二寇。兵兼四道。如遂撫定西略。則還居廟堂。永輔昭代。此便途也。卽日不審拜命以來。台候動止何似。諒已辨嚴。旦夕取道。不敢別奉賀啓。謹此少布區區。伏惟亮察。

又

前月欲巡南山中數縣。回日謂可請侍左右。少布惓惓之私。行至華州。乃聞山中冰雪未釋。殆不通行李。故卻歸蒲中。候三四月間。再往參承。固亦不晚。遽聞移鎭。遂睽遠門仞。仍以家私有病者。日治醫藥。恐旌旆戒行。不得親至幕府。達奉顏色。謹上啓以代面布之誠。何勝惓惓。

又

前任承乏河東。廨舍在太原。邊事土風。麤諳其一二。如公威德。雖塞上草木。猶皆知之。想到卽閉閣燕居。坐以無事。第促召治裝。歸處衡弼。在旦暮。其理然也。

上王仲至侍郎

拜違左右。已再見冬序。向仰門下之德。雖寢飯不忘。卽日伏惟臥治優游。台候萬福。某自秦鳳移東路。率常奔走在外。而又私門多故。不成情況。稍疎治問起居。何勝愧悚。尙冀圖赦其罪。以待異日。餘望持護寢興。還卽大用。下情惓惓之禱。

又

不審歷陽風土。飮食醫藥。亦稍便否。仰計足以衞天和而固生理也。昨來省部。爲屬適在下風。辱庇存而

蒙教誨事非一二因得脫于罪戾其感無窮某目昏臂痛如昔關陝少醫藥而多川陸之勞良以爲苦止俟滿一歲卽乞東南州軍冀蘇病力最承眷憐恐欲知別後之況敢貢其略

西臺集卷十一

尺牘

上劉幸老相公

去歲蒙恩自陝憲移守虢州。繼復易耀。待次中。久疎進記門下。卑情馳戀。雖寢不忘。卽日隆寒。恭維燕處南州。鈞體動止寧福。某比已祇赴官期。九月初交割郡事。苟祿養疴。勉盡心力而已。無足賜念者。未有參侍之便。仰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引領區區之私。

又

去歲自河中府遣人門下。請候起居。蒙某官台眷。還賜教筆。曲示記存。銘之心腑。未嘗失墜。比欲俟到今任再遣人詣左右。未離河清間。忽于李宣德處。領孫朝散送到正月中所賜鈞諭。仰承顧遇。愈久益厚。其感激何可勝言。不敢悠悠附遞請謝。故先作書稟聞。伏望台慈亮察。

又

某待罪關陝。甫及滿歲。卽具累年誠懇剳奏。乞東南一州。奏封未到闕間。蒙恩移守三堂。今春易耀。皆爲善邦。出于忝幸。然方離關陝之時。四顧無所之。惟洛城幹問婚嫁良便。而又欲避日費之廣。遂退居河清。間入洛城。由此頗得緡閱。自學爲文以來。草稾有詩百篇。欲求斯文之主而投之。少見區區。固陋之所存。

且丐一語。以發平生之未悟者。則舍某官將何之。謹繕寫成一卷。隨書上塵几格。如蒙燕閒無事。曲賜觀覽。譬食野人之芹。而留漿家之饋。或可備庶羞殽蔌之末品。蓋已幸矣。斂秩就函。不任愧懼。

又

中間人還。伏蒙頒賜大小簟各一。瑩滑藏節。乃西北稀有之物。況某官所以惠及疎賤。非與他物等。謹寶而藏用之。不任感激。

又

某啓。因此般家人行。輒敢附上羊犯四枚。雍酥五觔。咸陽水棃五十箇。河中五味煎七觔。以關陝土毛無他物。又去人艱于負重。故尤抱輕微逸瀆之恐。伏望台慈亮其誠而赦其罪。

與陳伯修學士

自去歲解官雍部。即待次于西京之河清縣。一向居閒之便。百爲皆廢。遂疎請問左右。但積向仰之私。冬候凝寒。伏惟布政之暇。起居萬福。某比及代期。即挈家至華原任所。領事已累月矣。東望館舍。道里甚邇。而莫遂造請。惟冀體國加護生理。別須顯拜區區之禱不宣。

又

乍到弊邑。隨分公私多事。久之方稍定疊。故雖相去不大遠。尙未遑請問。敢謂契愛之厚。首墜教筆。佩服謙眷。但深愧悚。高才碩望。乃茲屈臨支郡。士論所鬱。諒朝譽益隆。行聞褒召。峻陟華要。解梁事簡民淳。臥

治之餘。想多燕適。想望無緣。一奉教語。不勝依戀。

與司馬學士

嗣承書教。一得附遞上問起居。繼以公私多事。雖有區區。欲布之左右。而力有所不及。甚可恨也。卽日不審自經祥除。孝履何似。某奉親官守如常。未由奉教。敢冀衞重。下情致祝。不宣。

又

待罪府中。初無補益。欲去甚易。而以嫌留此者餘歲。常恐見絕于君子之門。每慨歎也。近到鄭州焚黃。見田明之。頗聞公休動止之詳。外除當遂還朝。乃士類之幸。蓋有望于左右者矣。

又

向于令兄處領所賜先丞相溫公墓銘及行狀。前書已嘗附謝萬一。更辱索向所撰輓章。遲遲不敢附上者。蓋有說也。今事日遠矣。謹繕寫寄呈。悚悚之私。略在其中矣。伏惟亮察。

與晁學士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比到汶上。以守憲皆闕。兼領之。又偶有過往。紛紛已甚。故雖懷仰道義。日欲奉狀請候。而應辦目前。遂成稽緩。既悚且愧。不易盡言也。卽日推遣職事幸免。未由晤集。伏冀上爲朝倚。精加保衞。以成大用。區區之禱。不宣。

又

某到官守未幾。遞中伏辱教筆累幅。存撫之厚。見于詞旨。玩味感戢。雖寢飯不忘。繼睹進奏院報狀。恭審有實錄檢討之命。繼又聞有史院編修之除。二者雖未知的。然良史才難。今遂屬筆于無咎。有識之士所共喜也。久抑而奮。此特其階爾。俟聞不次之拜。別修賀于左右。伏惟諒察。

與致遠學士

昨者還臺。復供職館中。與君子際會。慰幸無量。別來逾年。而問書不時至左右。非曲加照悉。未易免責也。氣候凝凜。伏惟尊履動止康寧。方遠誨論。謹奉前啓承問。兼布區區。餘希保衛。早登華要。不宣。

又

去德滋久。傾慕殊深。中間得履中學士書。頗聞別後動靜。幷封示一簡。乃知長者常有以見存。下情感仰。沈令文字。過年卽發。文學吏事自可愛。河東別有幹幸垂諭。某行日蒙飲餞于啓聖。領意之厚。感戢不忘。而修謝後時。惟有愧仰。

上李少卿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才到東部。值鄆守與西路憲車皆闕官。兼領其事。頗紛冗多故。用是未克奉狀。請候門下。敢謂記存。先枉教筆。兼獲近聞。近日動靜。豈勝感慰。末由參晤。伏冀體國。加調寢餐。以副大任。下情區區之禱。不宣。

又

積年之別。未得一奉教語。瞻馳繾結。晨夕不忘。比蒙記曹之問。尤深感仰。某以兼局多故。苟應辦目前。未修謝問。已承拜命。典領禮樂之司。寄任清要。前輩公卿。多從此途出。竊欲併寓竿牘。敍感致慶。而偶朝旨取索。則用匱乏之計。文書塡委。已過期限。而提倉司會議本州役法。亦甚敦迫。因此遲徊。重成稽晚之罪。尙冀仁明有以亮察而已。

與王元鈞轉運判官

平昔慕服之私。無以自見。昨者幸會。得聯所事于都部。乃蒙眷存。如舊相識。深荷照亮。因得展盡鄙意于左右。何樂如之。第游處未久。遽爾闊別。復深以爲恨爾。卽日伏想榮奉太夫人外。眠食增勝。某前月二十二日入閩。六月初供職。文書袞袞。更覺無補于外。日以爲愧。使事雖劇。有暇時可貶教否。豈勝馳情。

又

解罷後。以文書俗冗之多。稍成遲留。屢蒙晏犒。雖辭之而加厚。感悚何可勝陳。行日又蒙兩日出城。至汝陽館留連。豈淺拙不似者所能當耶。潛夫運使。必已至東州。到京以來。朝見未克請謁。及見罷。稍空欲往。而已出城卽行。遂阻會見。深恨東州屢易守。而竟得嚴起待制爲帥。儒林老成。民必受賜矣。迓吏計非久到京。近日除授。宜先此書皆聞之。不復一二具陳。

又

某自離汝上。雖在伏中。然晚涼方行。食時卽下程。日色炎極之時。或偶驛亭。或偶僧舍。不甚困于暑暍。到

京未居止。權泊城東定安寺。始覺大熱。眞若坐炊甑中。寢食幾廢。都下以爲十數年間未如是之熱。不知別後汶上天氣何如。莫亦異于未別時否。然廨宅寬涼。自與京居不同矣。元度之母疾雖決知難起。然不謂如是之遽。元度計已護喪東歸。哀苦中之況。殆可想見也。已作疏徑往淄州慰之。尙未聞除新官。附及。

又

拜違左右。已及逾月。區區悵戀。猶如初別之時。秋暑未解。伏惟起居淸福。某自到京。困于天暑。形神疲病。幾不能自持。今稍定。回思汶上之遊。恍如一夢。引領高誼。何勝渴饑。未知後會之遠近。伏惟喬神養和。行聽褒召。下情祝望。不宣。

上王尙書

不審近日台候履味何似。濉陽當舟車孔道。民物繁庶。公臨莅日久。益簡而孚。閉閣之餘。諒多燕適。某愚不肖。承乏于茲。忽已逾歲。州治本閒僻少事。偶今歲關隴大旱。境內比他處尤甚。夏災八九分。秋復霖雨百餘日。如賑濟等事。時時並起。非一無復閒僻之況。殆其分也。

上修史承旨

近者舟御經從泗上。獲奏請謁。遂得款侍。誨言累日。感激慰幸。併集下情。氣序漸熱。恭想還奉禁嚴以來。台候動止萬福。某區區營職在外。實由庇賴。苟免于罪戾。初遠言侍日夕馳戀。伏望順護生理。延集洪祉。就膺廊廟之拜。以慰中外遠誠悾悾之禱。不宣。

又

某、官守淮甸。因緣幸會。得于道途。望見顏色。非特大慰累年闊別門下之情。而更蒙感念疇昔。款以舊言。結戀依仰之私。雖寢食不忘。卽日恭聞大旆到闕。日奉玉色于燕見之間。恩眷尤異。宜遂入輔熙辰。大快人望。竚聞除音之傳。別當馳賀記室。遞次謹奉前啓。附承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自拜違舟次之後。某遂離泗上途。中遇濠倅林通直。出所賜教意累幅。詞札粲然。尤體眷予之厚。收置巾箱。其感無窮。是時竊料方在中途。故約大旆到闕而上此記。今想新命。旦朝伊夕。當繼奉竿牘。以助在堂之慶。伏惟台慈加察。幸甚。

又

伏審還長轂禁。進讀經閣。薹正一朝大典舊物。前效赫然。而或以爲未足。請賀門下。蓋知大任之在卽爲可賀也。孤遠無似之人。遂將從士大夫之後。想望賢業。而永託蚌蠓之賜。至幸至願。

上范彝叟右丞

季冬極寒。伏惟鈞體起居萬福。卽日某蒙恩營職之初。區區幸免。末由參侍。伏乞上爲宗社之重。對時順御。永鎭廟堂。卑情悾悾。祝誦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世德之盛與中外積年之人望進居廊廟光輔聖時詞制所傳輿情大快豈特上心之倚重足明政路之罔開天下幸甚有識幸甚

又

暌違文館屢更晦朔去歲冬杪再奉啓狀請問記室爾後無事不敢屢進竿牘以涴聽覽其如區區傾瞻繫戀之誠無日不在左右卽日氣序苦熱恭惟鈞體起居萬福某承乏淮甸仰賴蔭私以幸免于罪戾末由參侍伏覩上爲宗社精調寢餧垂副中外依歸之望卑誠且祝且頌無任悚悚

又

伏審某官被膺制命出鎭北門暫辭機務之繁以就居閒之佚忠貫白日道合明神進退之間其必有道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從百執事攀辭都門之外引領行旆神情飛越謹奉前啓請問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俯賜亮察

又

伏蒙指揮編次孫家文字仰辱誨諭再三不敢以久棄筆硯爲辭但適以夏初出嫁一女子閒居窘困之中勞冗不久定疊緣此稍稽上報數日來始檢閱所附至卷册不出秋間定得附呈左右先望賜察

又

三月末間于監稅宣教處伏奉所賜誨翰上體眷意感激無已一向欲宿留所編次文字畢日復布竿牘

門下。而偶以私故冗迫。寖成稽緩。下情豈勝愧負。不審涉暑。起居之況何如。恭想燕處超然。神宇泰定。遞中謹奉前啓上問。且欲少布區區所欲言者。仰惟台慈俯賜亮察。

與歐陽學士

某啓。自叔弼學士兄游浙江。及還東潁。數年之間。都不曾奉咫尺之書。蓋交契之舊。與精誠之相與。知彼此不以書問爲事也。區區勤仰。老而益深。卽日初冬。伏惟尊候萬福。某壬午年從淮南罷免歸汝。妻室喪亡。又徙居河陽。留滯五年而後還汝。今又五年矣。其間兩嫁女。三爲子娶婦。喪次子于均州。又喪次子之婦于西京。行年六十有五。門中大小三十餘口。薄田在潁陽與汝州。宋開叔守汝時。不進尺寸。成何生理。然亦能任之。不置不足于胸中。此恐叔弼兄欲知者。其他種種無足道。惟冀順護眠食。時惠音教。以慰千里相望之懷。不宣。

又

不審自還東潁。起居之況何如。伯和、仲純、季默、位下昆仲。與叔弼令嗣。各守任何處。今各何官也。宋開叔寓居在彼。必日夕過從。中間得呂原明書。頗能道叔弼自浙江還。動靜。原明請宮祠無報。欲謀居陽翟。去汝不遠。此甚望之。曾得近信否。紀常子進、揖甫已久矣。孫元忠卒于鄭里。大可傷惻。其子有疾。後事可知也。子進諸子丁內艱。在此時時相見。口衆頗苦不給。生事未定。疊亦恐欲知。

與韓循之學士

竊惟丞相儀公雅言重德。士大夫之所視效。天下之所誦說。雖都元輔之尊。更夷險之變。而色不形于外。心不動于中。其謀議之安國利澤之被民。如兵家之善戰。而不見其智名勇功之所在。非老于文學者孰能紀次。而蒙循之不鄙。記及淺陋迂拙之人而屬之筆。雖欲固辭而言已在前。豈勝愧恐。但某自失子之後。目昏體癯。心思彫落。年齒衰淺。舊學百不記一。未知終能仰副大孝之誠否也。伏惟尊悉。

上范德孺侍郎

三月中到汶上。卽嘗修狀請候起居而不果者。雖云多故。亦難免稽緩之罪。愧懼瞻戀。日夕馳情。秋氣向中。伏惟台候萬福。某昨承乏山東。意欲久留。而遽蒙恩召。還省爲郎官。見未可期。惟祝順固生理。早膺丞輔之拜。以幸天下。西望悵悵。不宣。

又

不審改臨關輔以來。鎭撫外起居何似。伏惟忠義著于朝廷。威名暴于種落。還帥雍部。計于雅懷遠識。無不足者。某久在省部。無補于公家。而于私計非便。俟過大禮。卽卻當請外。若得近西一州。經從大府。少侍坐末。然後託庇宇下以竊食。玆願如是。數日而待之也。第恐聖上眷求宗社。想望拜輔大政。不容久留于雍爾。

又

凡所賜諭委曲。蓋嘗如是思之。恐非豫定也。但高居味道。享松喬之算。而不累于事。自是人間難有之福。

然事之去來本不由己若功名之會當在晚年則公雖欲不累于事何可得耶文周翰侍郎拜命之後一對遂留京師門中大義因以獲伸其季亦得峻除計周翰一生未有如今之亨快也然卻遽嬰中滿氣急之恙致妨語言世之人有喜甚而得疾者周翰豈類此耶今必已向平矣

又

昨在京師衰衰多故僅得一再造詣門下達奉誨言忽已七八月矣居閒寡便多不知外事因成曠怠久不附承起居悚仰愧戀豈易勝陳卽日冬杪極寒伏惟鎭臨關輔台候動止萬福某待罪閫中之闕于汝州推遣伏冀上體宸眷之重精調寢饍早膺柄任卑誠惓惓不宣

又

比審出鎭河內又聞保釐洛師又聞易帥瀛關又聞鎭守雍部逐次皆以閒居不知外事比知已後時竿牘之問每每不獲至左右可愧可恨深矣比得西京親情崔豫法曹書始知旌旆過洛之雍部已久而蒙愛存不異平昔委曲問念如憫其老而無成實大感激伏惟撫封之餘經畫素定阜民利國蓋跂而望之自關以西想已蒙惠渥不淺矣窘居于此無由舉動一望見顏色何勝引領向戀區區之私

又

某去門下寖久蹤跡不定而眷存不異故敢試以私懇遠貢于左右耀州淳化知縣董戩者某向作河東憲時戩在絳州監錢監已知其爲人某守耀一年後戩改官來作淳化令乃誠廉勤樂易于公家孜孜不

懈有足取者遂復薦之然淳化至僻部使者之所不到今行將官滿因緣冒聞聽覽之末欲望更加採察特較一升陟文字成就之使異日破筋絕骨自効于門下實某之至願雖公總統一道州縣官吏震畏之餘幸公一顧而收採之者比比是也而某于千里之外託書詞以薦戢非恃公薄知某而憐之其敢如是耶無任引領俟命之至

又

前日覩報狀中所傳除目伏審宮使龍圖侍郎寵膺休復之命還踐禁林識與不識者皆相告而歡慰則老于門下者其歡慰之心宜何如耶在中外之士有以生民爲意願朝廷于老舊之間圖任得人者其歡慰之心又宜如何耶第恨匏繫于此不獲同許下搢紳稱慶于門下亦不敢作四六啓賀仰煩記室裁報而自取疎外輒恃舊眷直露情誠之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某稟賦在強弱之間而中年以前昧于生理又多疾病故公頃歲尹洛之時某年纔五十于夏間侍坐輒須以屏風闇之虛弱之證也自度不能久長遂漸學調養治醫藥行氣導引以度歲月因知世間繫累之事損多益少漸而疎之以便生理故自淮南罷歸之後杜門無營專以調養醫藥行氣導引爲事業雖不能如此期亦薄似有效故在河橋汝海之時人皆以爲貌與年不相稱飲食筋力亦未苦衰減而夏月與人聚會于空堂大室之中亦不須用屏風遮闇前歲來赴留臺人亦謂其如此而洛城當東西孔道留臺

雖職閒無公事。而朝謁禮節之勞。數倍于昔年。人事應接。與非泛送迎。皆非昔年之比。飲食之外。如醫藥調養。行氣導引。皆有所不暇。重以門戶多難。一歲之中。內外之喪四五人。卽今目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時有錯謬。左臂無力。冬月涕下不自覺知。大非在汝孟之時。比雖云年逾七十。而亦洛城擾擾。全廢調養所致也。已令兒子于潁陽所在舊屋之外。增蓋二十餘間小屋。約三四月之間。復丐宮祠以歸。庶得專一調養。雖不敢望如舊。庶得更延殘喘三四年。了老年未了之事。但公復居禁從。圖任在卽。以某遊門下歲月之久。過慮有人問某姓名及筋力于公者。願公對以目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錯謬。左臂無力。涕下不自覺知。則于某歸潁陽之計便矣。于暮年調養之方宜矣。近作劉晦叔墓誌。輒假楊瓌大夫名字者。蓋實不願姓名復在人眼底也。今則又甚矣。併望台慈賜察幸甚。

與李門下侍郎

仲夏炎熱。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伏自今天子卽位。起一二大臣在外者。入輔出政。而某官以宗社之靈。還位左省。制命疾傳。大快人望。豈特三執機政天下之所倚重。而儒林舊德。行將正位廊廟。別膺制作以趨太平。中外幸甚。人物幸甚。某待次在遠。不獲造詣台屏。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下情無任區區想望歡忭之至。

又

去歲歸自吏部。授閬州闕。還汝待次。時某官將官洛師。一得奉狀請問起居。其後以在孤危隱約之中。百

爲皆廢故亦不敢屢修竿牘以玷門下私心惓惓豈易勝布

上賈明叔侍郎

久違門館下情瞻馳結戀幾形于寤寐而竿牘之問累年不至左右者誠以某人在朝衣冠道否舉足有罪出口成獄方公棲遲于江湖之上而某亦屏處窮僻寄命他人含糞土而苟活知無益于左右而不爲也諒如某者非一則門下之義亦有以諒之而圖赦其罪否即日春序極暄伏惟台候萬福未期造請之遠伏望調衞寢興早躋柄用遠誠懇禱不宣

又

去歲累聞休復之命更審異恩亟升法從即當上記以助在堂之慶然人在窮約而不獲伸區區之義既利且達矣而竿牘之問先至則尤宜得罪非專如此也自去年以來道路奔走移易略無定日期以到官具述前後誠懇贄于門下以自贖敢謂眷存不異平昔遠枉書教以候問其死生開緘申紙辟發于面展讀三四意定而後感激惟是拙戇之守甘貧忍賤百爲俱廢偶全昔日之蹤跡再望大君子之門庶幾未賜誅絕之罪其然乎其不然乎

上周翰侍郎

前年間歐陽叔弼自吳中歸潁後嘗以書寄便人至潁問動靜得其回書云老年諸事不復論惟近失一六歲孫兒情懷未能平其他來問某家事甚悉殊喜其康強後聞其子調官得西京永寧縣是見闕叔弼

必隨其子之官。音問近便。亦有可相見之地。故不復作書。豈意文旆到後。已屬疾。只數日。遂奄忽。可痛、可傷、可駭。公之書言。初雖病。猶能握手道舊。後三日。遂化去。不知是何疾。豈醫者用藥不審。陰陽差錯而至此耶。叔弼前所回書。深嘆子進、元忠、作昔人。今叔弼又自爲昔人矣。傷痛之外。是眞可駭也。其孤未長。或時議之。二月扶護來新鄭。則今已不在潁矣。當探候使人至新鄭。就近祭奠而弔其孤。但公守潁有西湖而失叔弼。能無悵然。

上王子韶侍郎

伏蒙手示遷徙二賢堂本末。開緘伸紙。口誦心服。至于嘆息而無言。昔曾聞文簡公開寶中爲濟州團練判官。而王元之爲民家子。年絕少。偶以事至推官廨中。文簡公知其賢。留使治書。學爲文。久之。文簡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文簡公歸書其令于壁上。元之竊後對甚工。亦書于壁。文簡公見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註】州守之令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對蜘蛛雖巧。不如鸞。由此元之寖有聲。後遂登第進用。轉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元之已爲舍人。其詞。元之所行也。世以文簡公爲知人。其後元之謫黃州。文簡公亦罷翰林學士。以兵部侍郎知潞州。則立朝行道。又可知矣。此濟人所以謂之二賢者也。然二賢堂處非其地。宿昔所患。乃遇太常少卿學士鎭守鉅野。慨然想見其遺風。特爲改作。立堂于宣聖殿側。遷二像其中。春秋配饗。郡人大喜。非宗工鉅儒。樂與二賢同道者。其肯出力以慰邦人之望如此乎。則兩家之子孫。雖不振。宜如何論報。以稱盛德。伏惟亮察。

上呂侍講

長夏酷暑。伏惟尊體萬福。某居汝以來。又已四年。汲汲了婚嫁。今春方畢。惟是交舊阻遠。無由合并。而思向門下。中情耿耿。尤深且劇也。偶遣人往潤州。尋問蘇家女子消息。道過儀眞。恐籃輿無出入。且在令嗣官守。因奉此狀。然遣人之意猝猝。故書詞不能盡布。惟冀順時倍加保重。

又

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交舊阻遠。不得合并。固常以爲恨。而元忠學士。爲交舊四十餘年。汝鄭相近。時時通書。而感疾止數日。遂至長逝。合并之望。獨于元忠絕矣。痛可知也。恨可知也。想惟聞元忠訃。追往念舊。慘愴尤深。奈何。餘皆未暇及。要須他日會面。始可索言此心。仲益、通直、昆仲在制中皆康。時往見之。一向居處。爲人動搖不定。疊今卻定矣。乞知。

上門下相公

自違材館。累更時序。內惟官閒位卑。與公府禮絕。是以不敢時奏記通下執事。心係門闥。無日忘之。春晚暄極。恭想論道餘裕。鈞體動止萬福。某竊祿宮祠。仰繫埏埴之力。以免塡溝壑。瞻望屏著。趨伏末由。敢冀順含天祉。冲用太和。永乂王家。無疆之休。卑情且祝且頌。不勝惓惓。

與范子夷

向知車馬已入京師。上三侍郎問狀。得侍郎批云。卻已還洛中。不識曾轉附呈否。入夏未熱。伏惟足下起

居清勝。眷愛兒女。並惟康寧。某待罪于此。事屬過分。而在公家無補。私計亦良不便。材力單少。不能任本路之事。一也。河外邊報未息。日與漕臺辦理錢穀。孤迹逾差。二也。子弟無所從學。將成扞格。三也。僻遠不能了婚嫁。四也。居大府之下。種種難處。五也。欲候賑濟與應副泛差軍馬糧草了。當秋末冬初。具誠懇告于朝廷。丐一偏郡。不知是常事耶。爲復未免也。試此諮度。公以爲何如。未卜會見之期。馳情耿耿。餘冀保愛。

又

凡前書所載。不復具道。昨留京師。必屢會應之。文潛爲況各如何。聞通鑑已有賜本。不知板只留閣下。爲復送國子監。與諸書印賣。恐子夷知爾。賈正之必猶在鄭下待次。纔一通書。何日當赴興元耶。料其美材。必別有差遣。

又

自子夷侍行東去。某之職事亦冗。新帥到後。決日遂行。河外道路艱險。風雪寒苦。雖昔年從軍靈武。亦不如是極也。比歸妻室臥病已逾月。幾不救。玉汝相公臨行。一醫官粗可用調理。久之方差。故雖請問留守相公啓狀。亦因此後時。然聞子夷已入京。且作子默書。即日極暄。伏惟起居清福。美授定在何處。想非久出都。未知再會之期。東望耿耿。豈勝馳情。伏冀倍加保重。垂副欽祝。

又

昨到太原。欲與子夷昆仲爲期月之遊。而不累旬。遂相別。恨悵之私。今未忘也。師載近方意思定疊。可以且居此矣。應之、文潛、必屢相會。皆以多故。未曾修問。至愧。舍弟服闋復大病。去冬方至京。迄今未聞有所授。奈何。有可誨督者而語之可也。往聞子夷車馬且留京師。別上狀次。

與范子默

久不作子默書。正以許汝相近。得聞門中起居康寧。則老年更不復以書問往還爲禮故也。豈謂伯氏子夷文林感疾。遂至大故。聞訃一哀。涕淚不能自禁。驚呼慘痛之情。言豈能盡。則子默手足之間。痛可知也。奈何奈何。初見令嗣與寬之書中別紙所說。已大可憂。然同寬之走人附書問候之後。猶十八九望其痊平。蓋子夷平生吉履。操行無瑕。事親無所不盡。仕宦雖未通顯。而忠國愛民之心。已見于行事。又所歷患難險阻。皆他人所未嘗經。天若祐善。及好惡相揜。則如子夷者。豈有不得七十之壽而遂亡乎。及附書問候人回。子夷疾竟不起。知天理人事。茫茫不可考究。累日飯不知味。行不知所止。然忠宣公門戶至重。今日仰望。先在子默。千萬抑哀忍情。無過爲悲傷。以損天和。至禱至禱。

回范十七承奉

某既辱書文如右。又承惠示長篇。詞意兼麗。非癃無似者所能當。故讀之已盡。而復讀之至于三四而不倦也。某治平中。在陽翟學詩于靈泉陳子思。是時年與足下今日相若。論其所得。纔能操觚從子思之後。何敢望如足下今日之作也。可尙十數年來。齒髮衰殘。更事亦多。舊詩數百首。悉焚去擱筆。不復論詩。故

雖辱厚意稠疊。而無由追和以見意。但知感刻愧歎。深藏而已。

與劉朝散

某頓首。區區愧恐之私。與感慙之意。略布之右方。不審卽日貳政西州。寢味何似。某去歲三月中喪一子。乃藉以克家者。老懷悲傷已甚。而其年七月中又嘗遷奉。力不足而心勞。復困于暑。遂成大病。癉不食。而發痛于膺脅之間。洛醫治半年無效。生意盡矣。適遇今卬守史載之經過。託渠診候處方。遂能判別病原。服其藥數月。方似痊損。又數月。纔能執筆。今猶有一二分餘證也。故承枉教之後。幾歷二時。方敢詳味教意。剖謝萬一。而至今方成書附上。想憐其老病而恕其逋慢之罪則可。不爾無所逃矣。書到。計已秋涼。惟千萬保重。不宣。

與劉仲馮端明

中間附竿牘請問門下。尋家台睠。答賜誨翰。所以撫存之意甚厚。區區感激。良難具言。卽日氣候炎溽。伏惟鈞體動止萬福。未請侍問。伏望上爲宗社順護寢興。下副惓惓之禱。

又

不審近日寢味何似。側聞舟御取道東來。已次泗上。方暑遠涉。竊想遵養有道。鈞用沖粹。始謂非晚道楚而南。遂可造詣行府。少布積年之區區。今聞卻欲泝流至符離出陸。復未知請見之日。何勝悵戀。蘊結之私。

又

違去門下歲久。竿牘之間。缺然不至前者亦有年矣。而精誠之往。不間遠近。雖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蓋常在左右也。卽日夏序淸和。伏惟燕處東州。神相萬祉。某年五十六。自淮南罷任而歸。今六十有七。到汝卜居。遂營菟裘之地。日前諸況粗免溝壑。有顏承議者。長道之子也。偶以事至汝。今歸。赴官登州。當道過東沂。故託附書啓參問起居。伏冀爲國與民。精調寢饍。以永松喬之算。副中外士夫祝望不宣。

又

伏聞宮使樞密端明。自寓東沂以來。台候康寧。不異平昔。生民雖不厚。足以補一歲之用。居處之地雖不廣。足以待燕閒之逍遙。想台抱泰然無事。第不知造請居下。與之晤語者何人。奉杖几侍齋宴。從琴趣弈旨者何士。若某者。迹遠門下雖久。而迂陋蹇拙。猶如二十年前。引領東望。恨無翅翎飛去。墮公之側榻。前歲以事過潁昌。見范德孺侍郎無恙。去歲嘗苦臟氣不固。今已良愈。京兆張芸叟侍郎。亦每聞動靜。或云自今歲來。飲食差少于前日。似有脾疾。亦未知其的。恐欲知其他死生契闊。與在江淮之間者。公必自聞之。更有餘誠。言不能盡。

與呂觀文延帥

仲冬嚴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頃在熙寧中。同先兄舍人舉京師。而出今浙憲學士榜下。嘗獲請謁左右。殆今二十餘年。假守山州。適值某官再帥延安。撫定邊略。道途謂遠。則日聞起居動靜。或時捧教檄以

從事。謂近則無由造請門下。以發積年暌違慕用向戀之私。故敢自比于下吏。奉竿牘以布請問之悃悃。伏惟台慈俯垂亮察。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竊以盛德遠業。冠映當代。而論議訓猷。誦于天下人之口。宜魁廟堂以福休多士。而爲斯文之主。尙留方面。總領邊吏。豈以中國無犬吠之警。而西顧之憂。在今日最重乎。鋒車之召。旦夕可徯。佇聞爰立。別奉啓進賀于門下。非獨某之私誠。行道之人。均有禱焉。

與林顯謨

自頃歲承乏淮甸。公起治蘇州。邂逅會于山陽。距今十有三年矣。自山陽之後。公顯列于朝。政位深嚴。而某罪戾屛處。喪妻亡次子。患難流離。苟活以至今日。則書問之不通于下執事。諒公察其非忘門下之德。而知處勢當然也。今某蒙恩出籍已數年。近復蒙恩除西京留臺。待次汝州。漸齒仕塗。故方敢作前啓。布私誠請候于左右。懷舊感往。恨無翅翎墜公之前也。伏惟幸察。

與林材中大夫

昨者備員府僚。得從材中之遊。若天幸然。而復過辱顧念。每蒙教誨之益。使免罪戾。何感如之。違奉良久。而思仰德誼。想見顏色。纔若旦夕之近。臘候苦寒。伏惟頒政多暇。起居集福。某近以目疾丐罷府事。蒙恩歸館。猶累鼓司。卽日待親過城東。諸況粗遣。未由會合。惟覬調順眠食。行復使範。區區之懇。不宣。

又

昨車馭留城東。深願少卜邂逅。而辱來諭。遂不敢前。至今恨仰無已也。近傳材中謝表。方審善達治部。暨眷愛郎娘萬福。殊以爲慰。士大夫皆言謝表得體。恐知某昨在府中。累足于疑謗之間。幸得善免。近日得請歸館。若在數月之前。則人又以爲會稽而發爾。惟荷材中照悉。故間及之。弋陽郡事如何。士風人物。有足樂者否。右司近緣公事。至省中見之甚康。亦話材中動靜區區不宣。

慰劉民質昆仲

某從先吏部游久矣。蒙知之深。辱念之厚。逾三十年。頃歲先吏部將漕關中。某謬得持憲本路。先吏部作大漕于東南。某亦承乏淮甸。及至歲晚。又同歸于寂寞之鄉。今先吏部順化于大耋之年。而某亦行將七十。哀往念舊。情何以堪。走筆及此。不覺涕泗之橫集也。不審只于百日內。遂諒襄事。爲復別擇利年。願聞之。

西臺集卷十二

祝文

祈雨文

宿麥在田。愆陽斯久。野無潤澤。癘氣相仍。仰惟神明。保佑茲土。不腆醪醴。品物維時。將之以誠。庶格靈貺。

取聖水文

自冬徂春。歷時不雨。並走羣望。罔孚其應。麰麥將槁。徼福祠下。神不吝澤。隨禱而至。方夏旱暵。秋穡可憂。飢疫已萌。餕糞在道。嗷嗷之衆。匪神孰依。謹燭厥誠。再卜靈貺。惟神之仁。克終厥賜。風雲勃興。大雨時至。有秋之望。則庶幾焉。神實可爲。苟緩無救。

謝雨文

祝史初陳。已見油雲之布。野神靈來相。遂蒙甘澤之應時。非惟夏麥之少蘇。固亦秋種之可入。率循南畝。庶幾西成。惠勝櫟陽之金。功倍鄭渠之利。含哺擊壤。釃酒匪惰。游刃刲羊。敢茲拜貺。

又祈雨文

近以春旱之久。謁款廟祠。迨今踰時。未拜靈貺。雖雲雨之施。屢作屢止。有以潤枯槁。屏塵翳。而秔稻之種。未入于田。其已入者。稂莠交生。耘治不給。不敢覬其成就。維邑西距義陽。南走安陸。其間無數舍。而西南

之田。飽于潤澤。以爲天之行。則豈足跡之相接。而飢穰之不同耶。以爲令之罪。則令宜自任其咎。而民猥受其辜耶。不然。豈請禱之方有所未至。而如神聰明正直。每祈每應。而今顧不矜其民耶。時已失矣。農事迫矣。十日之間。雲興雨作。霈然而爲賜。則猶可以去稂莠而布嘉種。過此則已矣。無望于歲矣。酒醴惟清。粢盛惟誠。再卜神休。引領而俟。苟能鑒茲。則當具牲牢。備簫鼓。盡禮致恭。以謝厥下。

嵯峨山祈雨文

華原冬不雪。春不雨。嘗以民病告矣。雖獲嘉應。膚寸而止。今又兩月不雨。宿麥淒慘。已槁而無望。地復磽确。如石田不可耕。春候將過。秋種未入。民之流亡殍踣。可立以待。詢諸邦人。皆曰莫如我嵯峨聖母慈仁深厚。威靈溥博。覆護茲土。豈前日之禱誠未至。而蒙應亦淺耶。將守臣有罪。神未原赦。而民反受其病耶。故躬走祠下。請罪于神。而致其誠。庶幾膏澤之大應。而法必有旨。方得信宿于外。且懼後時。不能回枯改涸。以慰答斯民之嗷嗷。謹移文通判軍州事湯景仁。代奉牲牢酒醴。再此赴愬。三日至五日。霈然浹洽。周于境內。則在田之麥。猶可望一二。而秋種畢入。徼幸不至流亡殍踣。以遺神之羞。于斯時也。敢不祇率邦人。奉其歡欣鼓舞之心。而昭報嵯峨聖母之賜。永永事神不怠。

祈雨取聖水文

夏麰已槁。大田方困于生塵。秋耜未興。比屋重憂于粒食。名山在望。霈潤無窮。北雍行祠。威靈如舊。敬以三農之望。求于一勺之多。翩羽初來。雲霓已布。願霈滂沱之澤。少寬旱暵之憂。庶幾有年。毋庸罪歲。聿懷

盛德。永浹斯民。

又祈雨文

麰麥未秀。穀種不入。雖憫然望歲。如有飢渴。而密雲屢興。霈澤未下。是用以民疾苦。赴愬于神。惟神廟食茲土。民賴以生。厥歲美惡。神實司之。願蒙嘉應。以卒農事。當雨作矣。卽拜神休。

耀州祭諸廟祈雨文

國家承天宥民。期于靖治。神爲有道。以相我國家。水旱之至。憂實同之。而自十月至于五月不雨。麥槁在田。禾種未入。道路流散。非廩給之所能振。天子聞而憫焉。故發德音。下明詔。俾郡國之吏。徧舉常祀。敢薦吉蠲。以導靈貺。如應于三日之內。則有秋之望。尙得一半。非惟免民于溝壑。而吏之與民。其敢不上承天子之意。永以事神。

就山請神文

天作高山。奠于岐下。靈湫湛湛。神物在焉。一勺之利。澤及千里。邦人赴愬。歷年茲多。遣此驕陽。麰麥將槁。風馬雲車。有求斯應。惟時雨若。沈用小康。敢蠲厥誠。禱于祠下。

太白太湫神祝文

華原自八月至于二月不雨。宿麥將槁。秋種未入。是用赴訴。恭致一勺之多。以求千里潤澤之應。苟非誠之不至。則神無難焉。簫鼓笙牢。從以耆耋。惟神俯悼衆戚。回枯改涸。油然興沛然下。崇朝而鼓舞于境內。

則願率邦人圖報太白太湫神靈之賜。其敢不腆。

禱華嶽湫文

自春徂夏。災旱相仍。咸秩郡神。罔孚其應。惟神之所居。淵深潤澤。爲我州之望。吏民敬事。誠有待于今日。蓋夏苗之槁十存一二。黍田之耕。方播種而未蘖。流離之氓。已逃而復歸。扶餱而力穡者。猶有望于秋也。今則炎暑彌煩。油雲尚遠。粒食踊貴。糠覈不充。黔黎喁喁。若墮于燎。出乎三數日之間。則土脉焦爛。禾穎弗生。雖雨亦無及矣。今秋失望。則重罹荒歉。羸瘠之農。坐爲溝瘠。公私殫屈。所繫攸重。陽之爲盛。未若此歲之劇。蠲蘋蘩。正祝史。以其所憂而籲于神者。吏不敢後。呼雲曒雨。霑霈其澤。活斯民于將隕者。神其速焉。

祈晴文

霖雨踰旬。久妨民事。用涓吉日。仰叩靈祠。惟神威明。廟食茲土。宜能覆護。無使斯民交墊。無穀無居。神亦永有降佑。

謝晴文

近者霖雨害田。致禱廡下。荷神降休。俾獲開霽。水旱之餘。或未至餓殍者。以穡事粗存一二。故品物醪醴。薦之以誠。載涓令辰。祗拜靈貺。

又祈晴文

夏大旱。麰麥不收一二。秋稼雖可收一二而雨不止。嘗禱晴于神。既獲嘉應。未拜神賜。而雨復作。至于今不止。民已病矣。災已甚矣。苟復數日不止。民將無以續性命。州縣之吏。亦將無以事神。惟神憫吏民之嗷嗷。使風止雨霽。存其未收之稼一二。則民庶幾有以續命。而吏亦永有以事神不敢怠。伏惟鑒之。

祭羅山府君祈晴文

大田甫成。雨已復作。繼此勿息。則誤于有年。是用率籲民戚。禱神之休。惟叙獲霽止。庶或毋害。不腆醪醴。神其臨之。

又祈晴文

近以霖雨過時。害于穡事。禱神之力。覬獲開霽。將拜神賜。而雨復作。連五日夜不止。穀之未斂者不獲斂。已斂者腐壞而宿種不入。甚可憫也。惟神自春徂秋。保衞斯民。或烜或潤。覆露長養。其德深矣。今甫成而敗之。豈縣令奉神不謹。舉措非是。而降之罰。將斯民有流離餓殍之期。而爲之災耶。縣令之罰固宜。而民終歲勤瘁。上輸賦役稱貸之煩。下給父母妻孥之養。雖大有年。猶僅足而無餘。況甫成而敗之。又宿種不入。災無乃已甚乎。惟神圖赦縣令之罪。哀斯民之失所。收雲止雨。使不轉于溝壑。則縣令敢不變心易慮。率受賜之民。永有以敬事。

謝晴文

乃月之初吉。至于哉生明。茲民惕然。以霖潦敗田爲憂。守土率僚。屬躬至祠下。述民之憂。以請命于王。王

維降歆。據陽滌陰。豁然開霽。如響斯答。則王之孚惠我民。其有窮哉。夫一牲之薦。不足以報王德。將俾我民。歲歲蒙王之休。以奉王祀無有壞。

祭風伯神文

惟神振發萬物。功宣動植。式崇明祀。祇答靈休。謹以贊幣牲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饗。

謝雩文

近以冬溫不雪。陰禱于神。薄禮未薦。嘉應昭格。豈惟宿麥之膏潤。抑亦癘氣之銷伏。功惠若此。報當如何。薰劑醪醴。將之至誠。從以耆耋。躬拜庶下。

耀州開河祭諸廟文

漆沮兩河之爲患有年矣。至于今日。其患已迫。州縣上奉朝廷。作堤防以捍患。豈得已哉。公私悉力。務爲完壯。至水至輒齧敗。使不得爲全堤。今因人之策。別爲簽堤以殺水之怒。庶幾餘堤得存。不重費民力。亦非得已也。堤欲成。雨輒不止。水輒大至。若有物與堤競者。州守以事神養民爲職。既非人力所能勝。則必禱神。協濟其事以靖民。禮雖不腆而誠至矣。況神廟食此邦。人所赴訴。得二十日之晴。水不大至。則堤可成。民患可紓。神苟相之。俾得如所禱。敢不具牲牢而拜貺庶下。使民永永事神。

刻漏告成祝文

立表下漏。以考昏晝。天之所以周也。三百六十五度。地之所以升降也。一千餘里。皆不出夫五斗之壺。三

尺之箭。凡交于奎而合于角。出于卯而入于酉。繭絲之水。準若權石。而不差乎圭黍之候。雖因物致用。智之所創。而見于天地之情。莫知其所以然者。必寄乎神之所佑。金壺一新。玉虬初溜。用告厥成。無斁于後。

誌銘

司封員外郎令狐公墓誌銘

公諱挺。字憲周。山陽人也。丞相彭陽公楚之六世孫。好學善屬文。年十五時。輒補尚書湯征一篇。諸老先生見而異之。及長。博極經史。貫通諸子百氏。而亦旁治天官、族姓、地里、鐘律之說。尤喜論兵。慨然有大志。天聖五年進士乙科。爲吉州軍事推官。丁其父博士憂。服除。爲荊南府節度掌書記。因朝廷用兵西方。撰韜略策論五十篇以獻。詔藏秘閣。而閭丘良孫者。冒取公所獻書三篇上之。除爲官。歐陽公修知其事。欲出秘閣本以正良孫之罪而不果。移監鄂州茶場。改著作佐郎簽書節度判官公事。是時元昊數入盜邊。西師未解。上求方略之士如不及。諫官王堯臣薦公有方略可用。召試對策數千言。故事、策試優止三等。而公策第二等。遂擢通判延州。賜五品服。丁其母王夫人憂。其後契丹聚兵古北口。北方戒嚴。近臣田況等薦公可任將帥。詔但遣秘書丞通判成德軍。樞密副使富公弼宣撫河北。亦薦公有文武才。可大用。詔但擢知彭州而已。遷太常博士。移知蘄州。未行。改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移江東路。遷祠部度支二員外郎。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管。連陷緣江九郡。逼廣州。公適罷江東至京師。多從南方來者。問智高事。頗得其要領。而爲之策。未有云也。會樞密副使狄公青自請行。天子以爲宣撫使。行有日矣。公見

狄公勞其行。因謂狄公曰。蠻人阻深走險。時出而戰者。用所長也。如聞智高數勝。去險阻而陳平地。是自棄其所長而從所短。此正智者用奇之時也。迺謂狄公曰。步兵利險。騎兵利平地。蠻人不知騎兵。而又以爲中國之騎不能到也。可挾騎士以往。誘致平地。使步兵爲正以擊其前。騎兵爲奇以擣其後。蔑不勝已。狄公大然之。因請三千騎以行。人讙言五嶺之地。巖險霧毒。中國之步兵猶不可。而況用騎乎。及與智高戰歸仁。卒以騎兵勝。追奔五十餘里。蠻人死者幾萬。計如公策焉。公在江東時。嘗病。及來京師。病未已。因請爲州。罷監司職事。詔知秀州。遷司封員外郎。知單州。病益甚。遂致仕而卒矣。嗚呼。士之強學而有志于當時者矣。名公大臣爭知之。而官止員外郎。任止州縣。務盡法意以寬民。或拯民于已死。眇然儒生而一心于吏道者也。及國家有緩急。乃更能知其大。慮觀敵制變。籌度萬里之外。猶矢破的。則如公者。用于平日。與有事之時。皆宜也。雖死不遇。亦可尙已。曾祖諱某。仕南唐。贈左千牛衞將軍。祖諱嗣昌。任供奉官。贈右武衞將軍。父諱頎。任國子博士。贈光祿卿。夫人丹陽邵氏。生三子。長曰俠。鄧州節度推官。次曰億。中進士第。潞州壺關縣尉。次曰偰。先公卒。女三人。長適進士閔國均。次適永興軍右司理參軍周遠。次適進士方奎。孫九人。曰勃。早亡。相如進士第。曰勛。曰勸。曰勔。曰勤。皆舉進士有名。二尙幼也。公享年六十有七。其卒以嘉祐三年三月十二日。其葬以元符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則某州某縣某原也。其書二十八卷。藏于家。所謂韜略策論者在其中。銘曰。

公高之別有晉大夫曰文子韓始氏令狐秦記太原漢著伊吾元魏之守侯于藍田藍田孫子爲隋納言納言六世相唐宣宗文麗行高周彭是封丕顯丕承施及于公嗚呼公乎學力而淵志特且持少露其奇百牘是書誰與敵遠決策坐隅翼之張之卒卷不舒貳延守靳使于江吳如是已焉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奉議郎令狐端夫墓誌銘

令狐端夫者諱俠山陽人也曾大父嗣昌贈左武衛將軍大父頌贈光祿少卿父挺故尚書司封員外郎端夫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從福唐劉彝先生學左氏春秋得其師法年十八時司封君知單州卒于官無舍業田產惟餘橐中裝直百金爲其族人遠來持去端夫不問亦不追止及仕強于吏治必知民所便安與辛苦務盡心力愛而利之嘗調守洺州曲周縣令漳水歲暴溢環其城人無固志端夫乃經度爲大堤以捍之曲州豪類皆不欲而州守監司亦不欲端夫獨撓衆議而成堤人始保聚爲安久計後水至或齧堤父老必率其子弟相縣官之役曰無堤是無曲周也汝州沙河同德有公田種稻置官洛南以領之民佃作歲久數罹水旱逋租至三萬斛無肯爲言免者往往脫身棄廬舍桑棗亡去端夫時爲稻田官適會故丞相富鄭公守汝乃爲公分別具言其狀上之朝廷盡貸所負民亡去者皆復較數年之課爲最元豐四年五路兵入界端夫以涇原轉運司屬從軍走靈武行二十日至鳴沙會軍無見糧未知所以取濟文吏從軍者坐軍中不敢出端夫遠望有野燒曰豈敵人不盡窖而藏之反燒耶乃率蕃漢部兵棄大軍數十里直詣燒所共救止之果得菽麥二萬八千斛大軍因之遂至靈武如此類甚衆然端夫天姿峻整

莅官行已必得直而後已不肯爲權勢撓故在鄆州爲司戶參軍知之者張文定宮保他人不知也在洛南作稻田官知之者故丞相鄭公他人不知也而端夫每以職事與監司辨卒以語言忤當時監司而坐廢蓋端夫自鄆州司戶參軍濮州雷澤縣尉洺州曲周縣令監汝州洛南稻田務遂廢而家居起爲涇原路轉運司勾當公事從軍龍守處州松陽縣令環州錄事參軍武勝軍節度推官未行以疾致仕爲宣德郎有子七人長勃次相如次勛次勸次勵次正平次皐如皆通經樂善有立志勃與勸先卒而相如勵正平皐如相繼由進士上舍登第得官相如承議郎勵爲河南府潁陽縣正平爲陳州州學教授皐如爲河南府偃師縣主簿由此汝之士大夫之子弟皆勸慕于學登第者亦衆于是閭里見端夫而賀曰公雖廢不用而有子如是豈直慰公目前而已哉端夫致仕後五年以子恩遷通直郎又以寶赦恩遷奉議郎大觀四年閏八月十三日以疾卒于汝州卽以其年十月二十五日葬于州郭之北白雲山司封君之墓次以夫人故崇德縣君李氏祔而葬之始吾從軍靈武邂逅端夫于靈武城下是時端夫年四十及吾來汝州而見家先在汝端夫自環州來省識其面目相與問勞往還千里中有子登第有女嫁人而端夫年六十後吾使京東淮南歸端夫已病見其次諸子相繼登第有孫男八人孫女七人曾孫女一人而端夫年七十今又見端夫之卒哭而銘其墓然則吾與端夫舊可知矣而吾老亦可知矣銘曰

其義較然其惠藹然其勇矯然其仕跌然其門淳然命耶非耶豈嗇于身者將大其後耶

常承議墓誌銘

故承議郎雲騎尉常君諱珪字粹夫河南洛陽人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嘉祐中爲鳳州司理參軍號稱詳明能治獄河池遠鄉酒家殺人無左驗誣其旁近下貧小民爲殺人者縣吏受賂掠笞數千百不服乃背引其兩足擢髮與手交縛于柱上布堅豆于地使膝之晝夜不釋囚不勝痛誣服至州以爲實殺人者下之獄而君爲獄官獨意其非是聽辭觀色徐導之使言囚不敢變乃更反復驗問熟喻之使言囚亦不敢而涕下君既微得其情乃逮捕告者別治之告者果自言無賴殺人囚非殺人者獄既治河池縣令李撫長懼得罪移書州將與君辨州將疑之雖部使者亦疑不敢決君日抱其獄分別其冤狀執不爲疑者三月遂竟殺告者而出其囚熙寧中爲巴州恩陽縣令巴號險遠而恩陽又巴之遠縣至者鄙夷其民多笞辱虐使之君獨以文法辨告教以親愛和易之道亦時時觀遊與士人講習爲文章以順其俗民大安業及滿受代且去民擁挽遮留竟日不得去至有臥路爲兒啼者提點刑獄穆珣行縣至恩陽適見之曰爲吏者不當如是耶因問君何爲遠宦幾考矣薦者爲誰亦應改官否君言家貧急于祿食不能擇地來恩陽書十考薦者四人官未應改也詢曰君而不使改官誰應改者即日薦君是時宣徽南院使郭逵用兵安南失朝廷旨人人知其且得罪或謂君曰逵嘗薦君今將得罪君疾行即改官徐行則無及矣君方間道走伯兄朝請官所省其親留月餘以盡親歡及至吏部逵已得罪差十日不應改官而君怡然不介于心也君自劍州劍門縣左簿五任而改宣德郎知汝州襄城縣事及三遷而至承議郎以疾病請監華州鹽酒稅而卒卒後九年葬于河南府伊闕縣府下之原曾祖諱仁美祖諱晝問尚書屯田員外郎父諱吉

爲尚書比部郎中贈右金紫光祿大夫曾祖妣王氏封廣平縣太君妣陳氏集賢學士越之孫封潁州郡太夫人妻寇氏建始縣令仲簡之女封嘉興縣君四男子三女子男嘉猷遠猷徽猷英猷徽猷中進士第爲宣德郎知維州北海縣事女嫁李準次嫁張仲幼嫁薛錢皆進士也壽六十卒于紹聖三年八月辛酉而于崇寧四年四月甲申將葬而銘之銘曰

常氏遠矣太原之望漢惠自侯唐衰維相從于臨晉君實其支以生代死君能相之人行駸駸君也遲遲執不欲遷實懷母慈爲吏不遂爲子亦宜不遂其宜銘以誌斯

西臺集卷十三

誌銘

判西京國子監宋公墓誌銘

公諱慶曾字承甫姓宋氏在眞宗皇帝朝有任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謚國公者諱皐公王父之考也在仁宗皇帝朝有任兵部尚書參知政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謚宣獻者諱綬公父之考也在神宗皇帝朝有任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修國史贈太尉常山公者諱敏求公之考也公以王父蔭起家守秘書省校書郎十遷至朝請大夫自監南京糧料院十任而判西京國子監積勳至上柱國封平棘縣開國男食邑四百戶而某之姑實宣獻公之夫人所謂常山郡太夫人者也某之姊實常山公之夫人所謂代國太夫人者也故公之卒葬其子焞與煇屬予譔集公之行事以誌于墓道曰莫如我先人之舅氏爲知先人之盡也按宋氏出于趙州之平棘宣獻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藏書萬餘卷其所著述纂錄合七百餘卷而公嗣常山公亦著平棘集二十卷河南訪古錄一卷先公故事一卷愚谷記五卷纂楹中集碎金一卷嗚呼其有家之遺風矣元豐八年三月哲宗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有司討論垂簾之儀未備惟公家有其書乃詔公上之昔孫伯黁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命爲籍氏而籍談爲司典之後今宋氏自宣獻公以儒居位凡郊丘廟祫會朝禮文官名制度一皆出

之手。至常山公益明習。而公繼兩人後。卷不釋手者三十年。亦多知古今沿革典故。公卿大夫疑于事。必咨公而後乃行。本朝之籍氏也。是可尚也。公娶燕氏。右諫議大夫度之女。生兩男子。三女子。男曰焞與煇也。焞今爲通直郎提舉秦鳳路弓箭手。煇爲通利軍衙縣尉。女曰福和、福延、福因。皆已嫁。孫六人。曰某、郊社齋郎。曰圻。舉進士。餘女子也。公以崇寧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五。至明年二月某日。葬公鄭州新鄭縣西顏村世墓次。或問公之爲人。曰仁厚恬安君子也。公嘗通判邢州。國信使吳立禮道病卒。公領其後事。經營悉備。雖其家人不能過。立禮非有德于公也。而公非有待于立禮也。特哀其客死。而爲之盡力。吾是以知公之仁且厚也。元祐中。以十科取士。薦公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者數人。而卒不用。以太子太保張公方平。故戶部尚書呂公公儒。故御史中丞李公之純。皆號爲相知。而未嘗倚以進也。平居惟家學之爲嗜。雖一飲一食。未嘗忘其學。若不知也。寧老不用。蓋無慊焉。吾是以知公之恬且安也。其家世門生故吏。類皆聞人。後多至公卿。而未嘗一挽手。公亦未嘗以此望之。吾是以知公之爲君子也。既與問者道其語。因併載而銘諸銘曰。

公何遊乎仁厚之域。以恬爲圃。以安爲宅。其安何如。手中有書。其恬何久。其書在手。孰冕而赫。我祖之客。孰芾而煒。我父之士。公也逌然。惟父是似。懿公之銘。銘其君子。

朝議大夫賈公墓誌銘【原註】代范忠宣作。

公字仲逌。姓賈氏。其先趙之眞定人也。五代晉漢之間。有仕至給事中者曰綽。爲太史。以史名其家。給事

之子曰琰。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太宗皇帝器之。由贊善大夫擢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于公爲曾祖。諫議之子諱汾。仕至殿中丞。卒葬開封。更爲開封人。贈工部侍郎。于公爲祖。侍郎之子諱昌齡。仕至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于公爲考。公以尚書遺恩。爲郊社齋郎。調開封府開封縣主簿。移封丘監。潁州酒稅。移鳳翔府鄠縣令。改大理寺丞。知耀州富平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賜五品服。改虞部比部二員外郎。知青州臨朐縣事。遷駕部。知渠州。今資政殿大學士韓公維知開封府。薦公東明縣。會行役法。初下。民有以令爲弗便而自訴于朝者。或曰。止之。不止得罪。公曰。吾非能使民訴。亦弗止也。行法者果怒。諷監司微察公罪。過。既不得。遂中公以他法。謫監順安軍酒稅。改虞部郎中。通判江州。判南京國子監。官制行。改朝奉大夫。知筠州。遷朝散大夫。賜三品服。有使江西行鹽法者。官吏畏罪。強售民以自免。公曰。吾老矣。不能爲也。卽日稱疾。遂致仕。今天子卽位。遷朝請大夫。用其子公直明堂恩。進朝議大夫。居于家。元祐四年八月七日卒。年七十。公爲人好學。慨然有志。溫厚質直。其見于外者。乃似其中也。甚介且廉。而尤方于事上。不肯趨和順意。故雖竟老不用。居官治民。所至常見稱述。初爲鳳翔府鄠縣。今人以紙爲業。號紙戶。歲輸錢十萬。謂之檻錢。其後檻廢不治。無以自資。而輸不改。紙戶苦之甚。公曰。吾請于轉運司。不肯蠲也。乃自請于朝。蠲其輸。耀州富平人穿地得泉。以聖爲號。曰聖泉。遠近爭取而調之。日數百人。公時爲令。不信曰。昔嘗有聖人。今又有聖泉。巫皆妖也。遂塞之。安邑令劉顗以事掠笞人至死。懼罪。乃誣吏自掠。人監司使人薄責顗。更數輩不服。最後公。公謂顗曰。君以事掠人死。非故也。

不過抵罪。如誣吏自掠之。則吏又死矣。因誤爲故且不可。況因殺之。一人而殺二人。君其安乎。頸悟而泣。遂服罪。渠州人以吏職相高。富豪大姓。皆占吏職。爲婚姻民訟。與事至庭。爲吏所亂。不得伸。公至察知之。乃逐其豪惡吏。參以貧下戶爲之。渠人大悅。及公去。畫像祠之以自慰。其在東明。吏循用雍熙丁口之籍爲奸。顧常寬之上戶。公更之。因得羨丁幾萬。力役均焉。始娶范氏。封崇德縣君。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文正公之女。再娶裴氏。封仁壽縣君。國子博士士倫之女。子三人。公直。朝奉郎。公立。不仕。公亶。蘄州蘄春縣主簿。女四人。長適三班借職田昱。次適宗室三班奉職祚之。次二女未嫁。卜以元祐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葬于鄭州管城縣周張原。以二夫人祔。賈氏自給事公下。皆有名當世。而尚書公之孝友。人皆知之。凡弟兄子姪。無遠近不能自養者。教養之。女貧無以嫁者嫁之。仕宦可以官其子。推與族人者四。及其卒。六人皆未官。而公視尚書之所爲。弗敢改。既以喪其父兄。而弟妹子之孤者十餘人。教養嫁娶。無一不得其所。故自慶歷以來。士大夫皆以賈氏爲孝友之風。而公沒之日。家無餘資。某于崇德縣君弟也。與公遊。知公而子又來請銘。故書其實而銘之。銘曰。

不願于通。仕以試兮。不疾于艱。方以自正兮。試而止之。道則類兮。克孝而友。由厥世兮。銘以納諸昧兮。是其志兮。

朝請大夫孫公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上柱國華亭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孫公以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高郵之私第。公、江都人也。徙家高郵。諱覽。字傳師。治平中舉進士。爲河南縣主簿。稍遷至秘書省著作郎。知開封府尉氏縣。縣多兵屯。而將官與其副以刻治。遇之無狀。軍士多欲反者。謀因大閱。殺二將潰去。及期。二將微知之。不敢往。民多避之郭外。洶洶。公聞即驚起。家人挽止之。不可。遂疾驅至其所。召在前者謂曰。將官以刻治。若等固有所負。而若等所爲。乃負縣官。且若世衣食縣官。而殺其將以逃。去將安之。若等一死。固不足惜。獨不念父母妻子從若而死耶。在前者感悟。率其衆再拜就列。二將始至猶叉甲。公召二將前面數之。顧吏爲奏按治。遂大閱。無敢喧嘩。是日微公徑折其謀。因譙責二將。示以無事。尉氏軍幾叛。神宗皇帝聞之。乃召見。爲司農寺屬官。使利州湖南京西路爲監司。官制行。爲尚書左司員外郎。使荆湖南北路。自荆公介甫爲政。始治五溪。而蠻徭介荆湘桂管之間。官兵鎮守。勢不能相屬。數困擄掠。公相視要害。增築障塞。道荆湘桂管溪峒。使相通達。兵不留行。蠻費大省而患亦息。會諫者欲招徠誠州西道胡耳等。而辰沅又欲籍蔣波六州徭人爲民。公卽奏罷之。及還見上。因極言徽誠內屬。當時從事者。官過其望。雖趣走給使之賤。皆欲資蠻以爲官。未有已期。蠻徭散漫山谷。勢不能羣聚。說諭招來。宜無難者。然地不可賦。人不可使。廣無賦之地。籍不使之民。而大農之費。累百巨萬。願界上之郡縣羈縻之。不以累中國。後有言者。惟陛下察之。上納用之。哲宗皇帝卽位。累遷爲邊帥。以直龍圖閣帥桂管。進寶文閣待制。帥太原。入爲戶部侍郎。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帥太原。太原總四路。而嵐石麟府爲邊州。麟府又孤居河外。寇至輒傅城下。自離石絕河而西。與秦地延州相望。而夏人據有橫山。距

河爲塞不得與秦合元豐中嘗攻得葭蘆元祐中棄之及公來議復取葭蘆而其地峻絕澗谷重阻兵不得前夏人聞之以兵數萬屯境上公乃下令須兵滿五萬乃行夏人益遣丁壯就屯而公兵終不出夏人屯既久涉冬月飢餓戰疾公益修戰備猶不出兵或告敵騎數萬攻嵐石之屯垂敗乞濟師軍吏夜請計事公臥不起及明乃復曰官軍已據便地寇未嘗來也公曰吾固知之矣幕府問公何以知之曰離石塞外無敵帳就欲爲寇非一月不集豈能遽至而不聞乎殆諸將以吾未出兵恐不見寇軍賞輕矣幕府退乃下令具糗糧嚴兵械曰寇將至矣居數日夏人兵十餘萬寇至神堂公厚集其陣以待之兵方接斬數百級獲其酋長數人夏師度不能支遂遁去公曰可矣乃遣王愍折克行將兵出麟府張某王舜臣出嵐石遂城故葭蘆未就寇數萬猝至公按兵不動而使張世永將輕騎由麟州道出其後擊之敵前不能進而後爲世永所擊遂大敗卒城葭蘆而還既退乃使折克行于津慶州斬二千級驅馬牛羊數十萬使張世永與克行復出龍橫川斬千級城寧川王文振張某城榆木而榆木無水泉有虵出于南隅人至虵所視之泉如濺湧遂城榆木而折可大以兵三千四百踰河入斬千四百級寇兵不敢出乃使世永克行城端正平文振城烏龍川烏龍距延安之泉山二十五里而榆木與米脂直于是秦晉始合而寇不得至麟府矣是時章惇子厚爲宰相曾布子宣知樞密院欲遂合兵以取靈武公曰靈武未可取也及移書二府具言靈武非餘力可下且曰靈武之事曩嘗聞餘議于相君矣要使陝西不知用兵而以歲月下之今返欲速何也二府不聽公乃上疏論其事子宣怒乃曰葭蘆之役嘗使支郡市馬僦畜是擾也卽以功進樞

密直學士而以擾奪二職爲寶文閣待制猶守太原公上表謝又曰謝語不虔可譴也復褫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自是數復數奪數年最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時上益厭兵諸帥稍內徙子宣欲先事制人使不言卽爲詔約束諸路固守愼無以私見撓前功且令晝知以聞公方趣州在道因奏言臣去渭久願至渭徐度所宜卽所建築城堡居要害地屯戍糧饟可以久矣則臣固無私見屯戍糧饟不可以久而建築之城非其要則臣不敢同衆人而敗國事子宣怒徙公知永興軍又徙成都辭不行奪學士以待制仍知永興軍遂謝病請宮觀得崇禧歸高郵以疾卒年五十九公有兄幸老仕至龍圖閣直學士以文學行義爲時儒宗而公亦以文行進通達世務長于吏治與兄幸老並幸老平生仕宦多推所得之恩于族中而公亦以任子恩官其從父兄弟三人及姨之子吳觀故歷仁英神哲四朝皆至大官得名于天下天下稱賢弟兄者必曰幸老傳師焉然公少以功名自器遇事輒前無所疑滯至辨是非明當否可進而退不可以加名屈神宗皇帝時書凡五六上皆指切事情究極利害其言直而不忤婉而不同懇至而不迫直有味之言也如胡耳蔣波之議靈武之疏涇原在道之奏雅不爲好事者所喜而子宣病公時子宣在右府邊事悉從中制人莫敢校公獨與之辨嘗移書子宣曰二府之居大臣之傳舍爾去來其常也而公欲不去可乎雖丞相子厚與公稍厚善至是亦不善公爲戶部侍郎以事至丞相府謂子厚曰公之行事公乎私乎子厚作色曰何謂也公曰好惡出于他人而公爲刑賞以循之是人嫁怨于公而又賣公也獨何利乎子厚不懌及公殿靈武之議疏書交上由是子厚子宣皆以公爲病此其

所以謫而終廢也曾祖諱公誠祖諱再忻父諱億太常寺奉禮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元氏贈河東郡太君李氏贈眞寧縣君王氏封齊安郡君子竣穎昌府觀察判官竣以崇寧元年正月十七日葬公于揚州某縣某原實世墓之次公之去太原也端明殿學士林希繼之以公所取之葭蘆建之爲晉寧軍而榆木之泉以虵異賜名神泉因使榆木之號置廟祠于其上將吏嘗刻石于廟以頌公之烈云銘曰

智及之勇能行之其行不遲故人以尉氏之事爲奇智及之力能舉之其舉也時故人以晉寧之功爲希謂公不武晉寧以城謂公尚武靈州不行誠豈爲同秦晉以通不行豈異兵家之貴以是而庸以是而廢以是而功以是而罪終焉而無愧嗚呼吾傳師之不可不銘也亦以是

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諱兢字彥履其先曹州乘氏人也慶歷中徙家鄧州之穰縣因葬其上世于穰更爲鄧人嘉祐中及進士第調峽州司戶參軍移洛州曲周縣令未行丁外艱繼又丁內艱思慕哭泣築室于墓次終三年之喪服除調延州膚施縣令滿當代去守臣以公治膚施狀請于朝廷改著作佐郎再知膚施縣事故樞密直學士李公承之爲中書檢正官察訪河東陝西辟公爲屬用故端明殿學士趙公卨及今集賢殿修撰章公粲交薦簽書觀察判官改簽書節度判官轉秘書丞今觀文殿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公管勾機宜文字轉太常博士團結鄜州路五將軍馬幷爲條約皆施行以功遷屯田員外郎李公承之爲三司使辟公管勾度支帳司軍興從陝西轉運司辟都大監護陝虢華耀邠寧環慶八州

糧運入界至靈州官制行易所居官爲朝奉郎罷帳司轉朝散郎知宿州入爲倉部員外郎遷郎中賜五品服今上卽位遷朝請郎轉朝奉大夫元祐初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改京西南路歲大饑隨州之南有剽掠于野以爲食者多至數百人朝廷患之遣公同轉運使按捕類皆得棄市罪公爲分別輕重所當活者甚衆轉運使初不聽公公曰歲饑民無食就有粟者食爾豈與攻刦斷道椎埋爲姦者同耶轉運使曲聽公奏當論死者才二人改提點秦鳳路刑獄未至入爲祠部郎中改金部遷司農少卿又遷將作監轉左朝散大夫累勳至上護軍出爲京西轉運使會宣仁聖烈皇后宴駕山陵應奉猝起公謹出納損僥倖均力役蠲末費陵事因以取辦人多稱之亦有怨之者期年召還知曹州轉左朝請大夫公舊知曹風俗而曹人亦知公之能既入境盜賊不除而自止猾民狡吏斂手曹遂稱治明年公以疾病請致仕得請未行而卒于曹實紹聖二年二月六日也壽六十有四公長八尺二寸語音如鐘居官治民以嚴稱若不用法者而取舍擊斷實皆在法中尤能察盜賊初辟鄜延爲機宜從帥呂公巡邊至禮萬谷遇盜未得公言盜可捕狀使人如公言捕之盜果得後在京師奉朝請宿州徐一起爲盜抄掠旁數縣神宗皇帝問孰可爲宿州守者近臣以公對上卽命公知宿州因詔問治宿如何以止盜公上言朝廷法令明具民物安樂然盜賊不止者州縣但行罰而不行賞賞之不明猶不行也賞不可以徒行願特賜錢五十萬以待可賞者則不憂盜矣神宗皇帝許其半至宿傳示有人告盜者知其實面賞之居數月宿州賊盜解散而徐一獨未得公奏罷朝廷先所遣捕盜之官自請期年必得又數月果得徐一及其黨數十人以告徐一者聞

諸朝。上特官之。及爲京西南路提點刑獄。有盜管三起蔡州。轉刼諸屬縣。熾甚。朝廷爲遣使督捕。莫敢近。因詔公至蔡州捕之。公曰。蔡非我路也。我往而得盜有嫌。不往則盜不可得。非朝廷所以遣我意也。遂往。至則盡更爲前約束。設方略。自使人捕之。管三又得。故凡有名盜未得。人皆曰何不使王彥履所至厲風采。不以微倖貸人。吏民側足畏之。服其施設不犯。然不純任刑罰。好爲條教。拯拔成就有德于人者甚衆。從軍靈州。時軍中病死者。類多棄之不收。轉運司有帳下督王慶病死。將棄之。公曰。慶有所乘馬。可以載其尸。何爲棄之。因收斂。縛其尸馬上。與並行數百里。得入塞送其家葬之。初至宿州。廷中有柽桔而立者數百人。問之。曰負錢無以償官。公盡解脫遣之。曰。與若等期一歲。善爲小力作。以所有來償。無累我幕中吏爭以爲不可。公不聽。後果如期而至。盡償所負。無一人亡去。其告徐一者。符離牧羊兒也。既得官。無知。得其告賞緡錢。不能爲生。公召教之。親爲區處。使買田。求士人爲師。學書計。令益有知。能仕宦。故公雖以嚴用。而人稱爲君子。多愛之者。以知吏治本未故也。曾祖諱文素。大理司直。祖諱朏。不仕。父諱餘慶。光化軍錄事參軍。贈左中散大夫。自司直至中散。或仕或不仕。而皆有以得稱于曹。妣朝氏。贈南陽郡太君。妻陳氏。封壽安縣君。生子七人。碓早夭。公立。鳳翔府法曹參軍。公亶、公奭、皆太廟齋郎。碩、碩、公亮、先卒。孫男五人。琮、璹、球、珪、瑀。孫女九人。以紹聖二年十月十七日。葬公于鄧州穰縣鄧丘之南原。以壽安縣君陳夫人祔。有文集十卷。邊防議一卷。銘曰。

王氏在曹。不顯而德。及大夫公。卿士是則。百城是式。忠孝是力。不棘不求。有聞于世。大盜屭夷。惟公所之。

孰嚴其聲。惠實在下。歿猶及之。況乎生者。介然其中。挺然其質。慨然其爲。較然其實。何必銘公。公自不沒。

吏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公諱昱。姓劉氏。晦叔字也。家世居曹。爲曹人。有名有古者。以官治葉。三年葉人宜之。遂留不去。因家焉。更爲葉人。晦叔之考諱惟新。祖諱從一。曾祖諱文顯。而考以晦叔贈官至正議大夫。由正議而上。間三世不仕。至晦叔始以仕行其志。雖不至通顯。而操節治行。號當時聞人。葉城劉氏遂爲令族矣。晦叔嘉祐中。以讀治五經得高第。歷眞定尉、上元縣主簿、博平令、改大理寺丞、簽書永寧軍判官。有能名。擢知開封府襄邑縣。爲京西轉運司屬。召對。提舉秦鳳等路常平。自是爲河北淮南轉運判官。京西成都陝西河東轉運副使。間爲戶部吏部員外郎郎中。使大遼國。押伴夏國泛使。江淮荆浙發運使。知晉州、涇州、滄州、太平州、亳州、應天府。凡二十八任。五十六年。未嘗有瑕謫。爲人樂易溫厚。而明于事。其治民也。視公家如視私家。而爲之政。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焉。故所至稱治。而行之久。見于事者衆。故人以爲有古循吏之風。在涇州時。本道數被寇。邊吏多爲守計不出。公曰。攻守豈有常哉。乃總計內外屯營。鳩材峙糧。若將繕治而有所待者。期年而辦。居無何。詔進築平夏。發涇以奔命。樓櫓之材以間計者。三百四十有九。他州倉猝一切取于臨時。而公獨辦以繕治。諸營材。附調夫以行。無一物取于民者。平夏之役。漕臣下令爲驢運。驢至生地。無芻菽。率多斃踣于道。糧亦屑越。希有達者。公獨教民以小輜饋邊用。二人輓致之。既益多。而入生地無芻菽之患。小輜行速。獨先他州至平夏。帥本道者。乃下令諸州。視公所爲而法之。平夏既城。士卒罷歸

者數萬人。邊塞蚤寒。公乃預飭屬縣爲衣裘密室備糗糧以待。又移文旁郡。相與撫其歸者。旁郡如公之教。因緣所活無慮百萬數。在滄州時。河北歲大饑。朝廷遣使者督視所在賑給。州縣大爲俵發。人人而給之。以給多爲功。公曰。給其所當。無多少也。務爲給多。則後無繼矣。秋雖饑而在少壯者尙可以自養。乃先廩給其老弱疾病而徐及壯者。他州厚其初。至春果無以繼。率多饑死。而公之境內歷三時無有饑者。茲非治公家如治私家之明驗耶。茲非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之效耶。雖行今之道而有古循吏之風信矣。公累官至奉直大夫。娶楊氏、韓氏。卒皆贈恭人。長子曰民質。次曰民師。朝奉郎。次民則。宣教郎。次民獻。通直郎。次未名而夭。凡六人。孫、曰璞。曰琢。曰瓌。曰璟。曰琚。曰玿。曰珣。琢、通仕郎。瓌、將仕郎。璟與琚皆夭。凡八人。女長適宣德郎張忱。次適朝奉大夫崔獻。次適文林郎王本。次許嫁未行而亡。次在室。凡五人。孫女長適假將仕郎王頤。次適將仕郎張安老。次適承奉郎范直清。次適承務郎時謙牧。餘在室。凡十一人。曾孫男、曰鐸。曰鏜。曰鎭。曰釗。曰鈞。凡五人。曾孫女一人。嗚呼。可謂衆且盛哉。公守應天後。倦于吏治。乃請宮祠于朝。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居許下。日與許下諸老及賢士大夫。以詩書琴弈自娛。凡九年。至政和四年八月。請老于朝。以其月七日卒于家。年八十一。嗚呼。可謂壽考康寧而善終哉。公既卒。諸子卜地于陽翟縣晉臺鄉紫雲原。將以政和六年七月庚申葬公于所卜之原。而再拜泣血。請銘其墓于東平畢某。惟某雅與公遊。乃網羅公之行事。與其所踐歷及官封卒葬而爲之誌。誌成以示沛國朱光裔公遠。公遠曰。是皆公之大節也。抑有餘事可以益諸。仲游曰。可哉。公遠曰。公在襄邑時。有疑訟。更

數令不決。公曰。何訟之疑而不決如是。第未察爾。乃深探其事。指授而決之。不在意也。後二十年。公守亳社。舟次泗上。有焚鄰再拜正直公之舟者。問其故。曰。公在襄邑所決疑訟之人也。指其鄰曰。懷此二十年矣。今得見公于此。故焚之。一事也。公之子若孫既衆多。而其待兄之子偲與民章。猶己子也。自偲孩提。卽教使爲學。舉進士及長。與其子民師皆以進士得第。而偲仕至宣德郎而卒。公哀之。會大禮當任其孫璞爲官。公輟薦璞之恩蔭。補民章之子瑗。瑗仕至宣德郎。又卒。公又輟薦瓌之恩蔭。補偲之子璹。則晦叔處兄弟間亦至矣。二事也。公性恬安。守正而不肯與物忤。荊公介甫父子愛公爲人。數稱之。公以官居洛。故相高平范公與當時諸老亦愛公爲人稱之。如出一口。元豐中。神宗皇帝聞其能。召對面賜諭甚渥。其後出入內外。與搢紳士大夫游。無不得其心者。是宜取大官美祿。以鍾其金玉于家。然官止奉直大夫。任不過發運所居之廬。纔足蔽風雨。而田園卒歲之外。無有餘者。以此知公仕宦出入中。自有義志在。奉公如私。以愛民爲本。要之稱職。無所負而已。則良心尤可知矣。三事也。雖非大節。亦可以益諸。某曰。嘻。孰謂小哉。是亦公之大節也。因并載而爲之銘。銘曰。

凡今在公。治不爲易。厥惟其家。願言則治。趣公如私。昧者不爲。嗚呼公乎。獨能爲之。涇水之陽。滄海之涘。公爲民父。民則公子。孰有孰無。如家疊疊。惟其疊疊。是以煒煒。有子蒸蒸。有孫繩繩。孫復有子。兄子兄孫。兄子兄孫。再振以恩。何斯銘斯。公半古人。

陳水部墓誌銘

君諱知雄。字守柔。陳氏。故右正議大夫致仕述古之子。故太子太師致仕鄭國文惠公堯佐之孫。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尚書令秦國公省華之曾孫也。世爲蜀郡閬中人。後徙鄭。今爲鄭人。君年十五。以文惠公恩。守將作監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爲人博文強記。倜儻任氣節。喜賙人之急。其仕官不畏強禦。日與上官辨是非。必得當而後止。上官多不悅者。人或告之。君自若。初監河南府酒稅。次監信州鹽酒稅。竟以與上官辨事。爲所中傷而廢。其年未三十也。君一廢四十年。治平中。以神宗皇帝卽位。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濮州團練副使。可以復仕矣。而遂不仕。其居閭里。日飮酒爲詩篇。治宅種田。油然自得。出入游縱。恢諧笑謔。雖老不衰。嘗大病幾死。人以爲自此衰矣。而病已如故。人問之。君曰。他人病者憂死。病而有憂。所以益病且衰也。我病卽待死爾。不憂故不衰。知者以爲名言。君年六十有九。正議公尚無恙。往來蔡鄭之間。白首問安。人皆嘆息焉。其後正議公卒。君持喪居鄭里。至元祐八年。君年七十有一。平居無事。遂卒。實七月一日也。娶張氏。故翰林院學士復之女孫。故內殿崇班成之女。男三人。長曰復。前河南府永寧縣尉。次曰某。次曰某。女三人。長適右通直郎辛友直。次適進士介瑜。次未嫁。卜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懷忠鄉某里某原。其子復乞銘于東平畢某。某之外祖。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師古。卽正議公之從兄。君于某母黨也。其可不銘。銘曰。

隱守柔公。相孫強其志。屯其身。仕一跌。不復論。年雖老。氣益振。所好義且多聞。人從游日諄諄。今已矣。嗟外門猶有待觀後昆。

元豐二年四月河大決澶州濮陽北流注于海故寶文閣待制吳居易方在都水領使者議欲匯爲東流隄故道而復之人多言其非是而直居易者亦衆故東流北流之辨累歲不決是時故朝奉大夫王公茂之爲都水丞上言傳稱鯀障洪水而河北有鯀隄則是隄而障之與水爭道者鯀也書稱禹隨山濬川而孟子稱禹疏九河決汝漢排淮泗瀹濟漯而無一言及于隄障者禹是也今折大河之勢而回之則積薪芻料人力築隄以居與水爭道小淤則小增其隄大淤則大增其隄水非徒行于地上也而又行隄上則終不免決溢之患願因水之行善導之釃二渠疏孫口鑿狼村塞竇澮以順水之性無與水爭道書再上各數百言下之有司不省後竟隄其河而回之至元符中河卒決內黃北去泛濫十餘郡朝廷治主回河議者之罪而有司返置公名于主議者中曰是不切事情論北而意欲東也罷公所居倉部郎中職事或謂公宜辨公曰我言在也可求不必辨及公之亡葬且有日其孤師覺持公上言之遺稾與宣德郎王叔堪狀抵公同年進士畢某泣血再拜而求爲銘余固以辭不獲又視公之遺稾良信因雜取叔堪所載而銘之蓋公自瀛州防禦推官五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又兩遷至朝奉大夫致仕歷商州洛縣主簿知同州馮翊縣監同州阜民錢監權京兆府觀察推官知孟州汜水縣事知南外丞公事行都水監丞夔州路轉運判官提舉利州常平等事權知兗州守尚書倉部員外郎遷郎中積勳至騎都尉曾大父諱某爲起居郎贈吏部侍郎大父諱元一爲職方員外郎贈刑部郎中父諱規爲晉州冀氏縣令贈朝請大夫公以

元符三年四月十有三日卒于京師以其年七月二十日葬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金谷原上銘曰王氏居孟徙家河清諱森者誰大夫公名公在場屋當先衆鳴決科如掇益振厥聲試吏洛南攝商洛令公田所入車數十乘睨而返之歸若縣磬其在京兆從事以時陳囚三人謂死不疑公猶懇請讞而生之既生其囚復念厥士有勞靡論但救其死李馮二猾並暴汜水公往爲縣猾不少止李敢大言我實唐裔公曰欺余創其非是並馮治之屏不出氣元祐己巳公始奉使爲南外丞河洶不制公趣原武拏舟夜濟奮以居前人恐如綴有子共行旁立不避公曰歸哉我乃王事從決濮陽遂徙北去或曰隄之可使東驚公實有言築堤而處豈不遽回後艱孰禦公言不售更使劍外歲饑嗷嗷民靡所戾公先下貸以及一切廩而蠲之否則吾罪既言而行公遂還矣東魯巖巖其政甚美考公舊言入朝爲郎爲郎三載河決內黃謂公議北厥意不臧□□郎位匹馬兩童不趨而跌固義之中或俾公辨公曰何哉得之匪求失亦自來雖有詔之吾口不開入莫與直謂天或假所宜百年以永居下胡以嗇之一疾而謝公配張氏繼者二室曰江曰賈皆祚大邑有六男子足侈公後希道師覺居長而茂女實半之厥孫則倍六十有六中壽之次知公有人匪時之宗潞公太師丞相汲公凡厥高位我引我庸欲行而梱以放于終伊洛之北有原隆隆有水瀰瀰有山崇崇窆而銘之以詒無窮

西臺集卷十四

誌銘

登封縣李君墓誌銘

某曩以事留東州。得拜右司李公。而與其二子僩、伉游。元豐八年十月。僩自東州來。語某曰。吾有兄。好學而文。嘗事先生姜潛先生以進士不足累吾兄弟。勸學賢良方正。吾兄亦以其文自負。昔鎮戎失守。吾祖尚書坐貶官。先君年三十，詣闕上書訟尚書之冤。以爲失守之罪在帥不在裨將。而帥韓魏公也。得正其罪。人以爲孝。及吾先君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四年不得代。而魏公適爲丞相。吾兄乃以書見魏公。魏公曰。非敢忘代也。蓋難其人也。吾兄曰。知公者以公爲難其人。不知公者以公爲復私怨也。魏公深納之。而先君始北遷矣。人以吾兄有先君之風。方先君之守扶風也。吾兄疾病且不起。及使河東。召見。神宗皇帝知而問焉。先君以實對。神宗皇帝蓋亦憫之。使吾兄而至于今。可易量耶。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吾兄于某州某縣某鄉某原。從先君之墓次。敢屬子爲銘。曰不敢辭。按君名修字適道。趙郡人也。曾祖克明。任虞部員外郎。贈吏部尚書。祖緯。任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父師中。任尚書右司郎中。而君右司之長子也。以祖任試將作監主簿。嘗任河南府登封縣尉。熙寧元年卒于官。享年二十九。娶王氏。生子一人。曰暉。爲太廟齋郎。早卒。女三人。長適承議郎江敏。次適進士范某。一未嫁。而君行事爲人。凡如其

弟偁之說銘曰。

學美矣而未終乎志。志美矣而未加乎民。惟其生也、仁人之孫。惟其游也、君子之門。世勇于孝。少而有聞。宜千萬年。與銘皆存。

王彥明墓誌銘

清源王氏之先有諱維清者。爲處士。居河陽。處士之子諱拯。贈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始自河陽徙家于汝。爲汝人。虞部之子諱綬。官至殿中丞。殿中之子卽君。殿中生六子。而君第四。諱暕。字彥明。汝鄭許洛之間。士多治辭賦。從科舉。而君獨狹陋詞賦。不肯學。故以未嘗事科舉。專爲長短歌詩以自娛。多或數百言。初若不經意。及成。雖宿學不能過也。爲人敏捷強記。讀書纔三四過。卽不忘。輕財尚氣節。遇人緩急。雖傾困帑以賙之不辭也。虞部君無恙時。有田在其郭東。雖稍治而未盡其地力。殿中君久宦。不遂欲歸汝。而郭東田一歲之入。不足以贍一歲之用。乃使人謂諸子曰。吾欲歸而田不治。歸患不足。不歸非吾志也。君年纔十八。卽奮曰。是我職也。因募人翦伐其荊棘。墾除其蕪穢。糞治力耕。期年爲上田。歲入十倍。殿中君遂致其官事而歸。日與賓客置酒高會。供帳食飲甚設。皆出于田中。殿中君乃喜曰。使古人爲子。不過力于仕以祿我。而吾兒力于家以歸我。豈少也哉。是時殿中君年五十八。君年二十三。經紀家事。惟君之所爲。議論詞章日進。而君忽病。遂不起。君卒後五年。殿中君亦卒。然王氏居汝。遂爲大家。內外幾千指。而郭東田至今不廢。元符中。余來居汝。汝潁之間。亦有田可以糞治。輔益吾生。而患其力不足也。故余雖閒而

未歸、欲于門中求如君者。從事于田以歸我。蓋未見也。及君改卜有日。其子霖屬余爲銘。余忻然爲之。有以哉。君卒于熙寧二年五月壬子。改卜于大觀二年二月甲申。與其室宋夫人合葬。有二子。長曰駒。後君十年卒。次卽霖也。與余游汝人以爲長者。銘曰。

山矗矗兮水洋洋。中有人兮汝之良。學不爲仕兮言成章。履田如職兮親裕而康。以一室兮信一鄉。命雖不淑兮家則昌。新邱故里兮其銘其藏。

奉直大夫千乘畢公師聖墓誌銘

千乘公畢師聖者。諱從周。師聖字也。畢氏望出東平。而自唐末五代以來。世居代之鴈門。爲代人。至太原文簡公。始葬其父太師于鄭之管城。子孫從之者五世矣。故鴈門之畢。今多爲鄭人。太師諱義林。仕至澶州觀城令。以文簡公貴。贈太子太師。文簡公諱士安。嘗相眞宗皇帝。薨于位。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謚文簡。文簡公之子有仕至太府卿者。諱慶長。自太師而下至太府。卽公之曾王父王父與考也。太府生六子。而公居季。未長而孤。伯仲皆易之。已而伯仲出仕。多病死。或廢老于州縣。而公仕宦歷五朝。無毫釐過失。爲武與洋州、東陽、岐衞、太守。所至見稱。贈其父太府爲司徒。贈其母趙氏爲榮國太夫人。兄嫂姪及姪之子生養卒葬。次爲嫁娶者甚衆。雖不至高位。而在吾門中以德稱者三十年。豈易有哉。公初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十三遷至奉直大夫、積勳上柱國千乘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歷漣水軍漣水尉、滁州司理參軍、耀州華原縣令、監青州酒、知河南府河南縣、簽書判官太府主簿、通判河南府事、知洋州、興州、婺州、管勾

西州嵩山崇福宮、起知鳳翔府衞州、判登聞鼓院、復請崇福、遂致仕終焉。平生爲人長者。質重氣和。言若不出諸口。從游者望而接之。則知其有德性。居家澹然。雖甚忤不慍。雖甚適不喜。而接遇人物無久近。恭謹之意常存而不懈。在官如在家。人見其溫厚不苛。以爲必有通事。然所治整飭。吏民信愛。與洋二州皆以課最論。晚爲岐守。會朝廷用兵湟鄯。岐當孔道。事劇于平日十百。亦以辦治遷。初公爲大理寺丞。出監青州酒。道遇天章閣待制河北都運使韓公縝。謂公曰。賢者何自爲酒。吾幸得出入朝廷爲從官。奉使于外。若同諸公薦賢于上。則賢者宜在朝矣。公曰。食貧口衆。親意以外官爲便。願公止也。韓公又曰。北道州鎭相望。中多大縣。親意既便外官。欲以一大縣累賢者。意不亦可乎。公曰。奉親至此。親意既已便矣。而又更求便官。願公止之也。韓公笑而去。然嘉公引分陰重公。未嘗忘也。及韓公縝以觀文殿大學士守京兆。而故資政殿學士張公璪守河南。公適通判府事。二人者嘗論公爲人。及上詔舉所知。遂同以公應詔。故公仕宦四十餘年。知交滿朝。若階以進取甚易。而公不爲。然人之知公者多此類也。娶趙氏。視公爵爲恭人。生三男子。兩女子。男子曰仲淵。儒林郎。曰仲文。從事郎。曰仲莊。將仕郎。兩女適昌黎韓公輔。河南趙倣。而仲淵兄弟復有十一男子。每歲時起居爲壽。公坐堂上。三子十一孫成列再拜于前。公笑而頷之。晚節之慰。可勝道哉。公以大觀四年八月九日。終養于西京之里第。年七十二。以鄭之世墓無地可窆。乃改卜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司徒之原葬公焉。實政和四年正月二十日也。而豫屬公之族子仲游銘其墓。仲游曰。世亦有族子而銘其叔父之墓者乎。曰柳宗元銘其叔父侍御史之墓。而六一居士歐陽公銘其叔

父成之墓仲游曰然則吾叔父行事可紀而銘亦可爲也銘曰
在昔册畢克成厥終遐哉邈乎至于咸通咸通之相有庸在史爰及景德文簡復起公何人乎文簡子子洵厚且和克恭以濟不棘不求匪遷則最在漢有人家于陵里舉號萬石公德是似多子多孫庶多受祉銘以永之惟千萬祀

魏國王夫人墓誌銘

故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高平范公之夫人王氏大名人也曾大父諱祐爲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大父諱某爲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父諱質爲天章閣待制而宰相魏國文正公者乃天章公之伯父也始天章公與范文正公相友善約以兒女爲婚姻夫人其長女也以歸高平公而以次女歸今右丞公夫人生長于王氏貴盛之時天章公愛之居處服用幾于侈而范氏自文正公起家卽每事減損以爲法雖貴不肯改居處服用甚約及夫人歸范氏人憂以爲不能安而夫人至則如未嘗生長富貴之家者人始賢之其後高平公仕于朝益自菲薄以收宗族將濟人之緩急而夫人行之于內亦均節有無于上下雖族屬數百指無異言者高平公既貴有祿錫夫人更推財以賙內外凡男女之孤無所歸贄高平公爲之婚姻者數十人洛陽衣冠家有女子因其家破爲人所略賣夫人聞之急推金帛以贖之爲具衣衾資裝以嫁之于是宗親內外益以夫人爲賢而不可及也元祐中高平公爲宰相夫人以命婦入見禁中太皇太后聞夫人之賢賜夫人坐問勞慰撫之尤盡至不用常儀張椅置足牀

使夫人坐。夫人不敢正坐。太后揖之使正。夫人不敢登足于牀。太后揖之使登。是時高平公數求去位。因詔夫人勉高平公無求去。且曰。帝富于春秋。大臣耆宿。未可去也。高平公既終去位。以論建元祐大臣呂大防等謫隨州。繼以散官謫永州。夫人隨至永州。一年薨。壽六十八。實元符元年六月三十日也。夫人之子男五人。曰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而正民、正路、先夫人卒。女五人。適崔保孫、莊公岳、司馬宏、蔡穀、郭忠孝。而崔氏司馬氏二女先夫人卒。歷封同安縣君、同安郡夫人、英、衞、燕、魏、四國夫人。夫人薨後二年。高平公得北歸。今天子乃盡復高平公之官爵。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歸潁昌私第。歸後五月。高平公亦薨。其子正平、正思。乃以其年四月十日。舉高平公與夫人之喪。合葬于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之原。而以高平公之治命。屬其門人畢某爲夫人之銘。某從高平公二十年。謂公以忠義世其家。得盛名于天下者。公之所固有也。及聞夫人之事。然後知公所以得名者。夫人有助焉。蓋夫人天性簡儉。治家嚴而以恩行之。頗知出處進退之大致。高平公爲御史諫官時。數以言事斥逐。家事益落。夫人無險易。若皆安之。時勉公以國事。不及他也。後居相府。公不改平素。而夫人亦不事文繡衣服珠玉。至于輕財樂施。汲汲賙人之急。如恐不及。則其性雅與高平公合。故公一心國事。無所內顧。所得盛名于天下者。夫人之助豈微也哉。以是而銘夫人可矣。銘曰。

夫人之出。有閥其門。皇祖伯父。實惟相臣。歸于范氏。文正公子。亦爲宰相。二家之美。夫人不顯。淑德令儀。合其宗親。仁以濟之。宗親如一。施及于外。以成其家。夫人之志。吾道既南。靡不居晦。夫人從焉。雖歿而在

歸祔夫子孔安且正銘以昭之夫子之命奚以傳之必有餘慶

延安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其上世嘗顯功名于建隆開寶之間號爲勳臣夫人年十有八歸王氏爲故秦王審琦曾孫西頭供奉官堯善之婦生二男四女而一尙皇叔故贈太師尙書令荆徐二州牧魏王爲潭國夫人因得召見禁中賜冠帔元豐二年魏王有疾神宗皇帝與慈聖光獻太后宣仁聖烈太后皆幸東宮視之疾少間潭國夫人入謝詔問其家世贈供奉府君成州團練使封夫人延安郡太君魏王亦爲夫人起大第于里中而子溥又賢好學通書爲文章以從科舉夫人益自慰乃捐金帛賙其宗族及賑施里中之不能自存者而居家嚴飭不妄喜笑縞衣蔬食齋戒從浮圖法未嘗爲戚里間事元祐九年三月九日以疾卒卜其年月二十九日庚午葬于河南府永安縣蘇村秦王之墓次溥之遭夫人喪也東平畢某往弔之拜首稽顙號泣自云罪罰不孝以喪夫人不自死滅尙惟後事之圖今葬有日矣事嚴而迫願以誌銘爲屬乞哀而許之按夫人曾祖諱繼旻左藏庫使祖諱崇雋洛苑使賀州刺史父諱武仲三班借職世居鄭州之管城夫人之男長曰涇先夫人卒次卽溥也皆右班殿直女長適皇叔寧遠軍節度使鞏國公宗祐封永寧郡夫人先卒次適應天府虞城縣主簿趙彦次適皇叔襲州防禦使仲愧封靖安郡君亦先夫人卒其幼卽潭國夫人潭國爲神宗之弟婦今上之叔母宣仁聖烈太后之子婦則其母亦不賤而夫人乃持麤菲食勉其子以儒素睦宗族賑閭里以清淨自娛樂非賢夫人能若是乎夫人年六十九一孫男三孫女

其孫男名伯鸞云銘曰

維王氏有造于國以基厥家侯王間起踵成其華夫人何歸秦王之裔生子何從魏王之配子配魏王有煒其芳英祖宣仁實爲姑嫜夫人爲母不泰而約匪車與是憎以約爲樂矧其有子敬恭朝夕夫人燕之既壽且懌匪夫人是銘孰爲茲石

田孺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九月故宣徽南院使郭公仲通之子忠諫戰歿于永樂其室田氏孺人年二十七既終其夫之喪父母欲奪而嫁之孺人守義不許事其舅姑及宣徽公薨衞國太夫人寡居而老以嚴聞孺人事之弗懈雞初鳴則起昧爽而至衞國之所問安以侍不敢退食飲非孺人所調視不舉衣服非孺人所紉製不服起居上下非孺人扶承不適及夜振牀布席起衾篋枕几以告衞國臥孺人俛而覆之乃退至雞初鳴復起以爲常衞國曰是善事我乃使孺人主其內事方孺人之寡也其子體仁數月以父戰歿得官及長調監南京楚丘縣酒稅衞國命隨其子之官孺人辭不可乃使體仁自之官孺人但往視之三月而歸曰我去衞國之傍三月如三歲也衞國益老孺人事之益盡不復歸其室夜分而寢不離衞國之側張半牀席不帷孺人既白首衞國尚無恙孺人起恭起孝猶如初爲婦時及衞國薨孺人哭泣思慕二十一日而得疾七月而卒年五十八故洛城之人識與不識皆曰田氏之子郭氏之婦其孝可稱也孺人之望出鴈門自元魏至唐家于京兆今爲京兆人故文思使銀青光祿大夫諱守度之女也年十六歸郭氏生二男

子四女子而寡。未寡時。長男已卒。未名。次卽體仁也。今爲從事郎澤州司戶曹事。既寡而老。始嫁女娶婦。長女適朝散郎尙書戶部侍郎王革。幼女適從事郎河中府榮河縣丞呂輔修。而其中二女未嫁卒。有四孫。曰申義、好義、與義、和義。孺人之卒。在政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其葬。在閏四月二十二日。其葬之地。則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郭氏世墓之次。祔其夫之兆。實南化張里之原也。孺人之初病也。猶經理家事。及病日侵。乃手自疏家事之曲折。以告後人。且曰我爲嫠婦三十年。事衞國四十二年。衞國之撫我厚。故我不敢不盡曲折以告。已而曰。我嫠婦之薄于命者也。一子四孫。是所有也。他無以累後人。人憫我。欲爲一堂以居我。可姑止。我安于廡下久矣。奚以堂爲。遂以孺人手疏從事云。銘曰。

柔令婉嫕。洵穆且都。有厥家兮。警戒靜專。誓而弗渝。天厥夫兮。左右後先。靡寧靡居。燕厥姑兮。姑之燕矣。嫠之愉矣。姑之逝矣。嫠之痛矣。何痛不已。嫠之盡矣。維其盡矣。是以銘矣。

清源王太君宋氏墓誌銘

清源王君之夫人宋氏者。汝人也。周顯德中。太子太師彥筠之六世孫也。父諱輔臣。祖諱寅。曾祖諱文蔚。或仕或不仕。夫人年十六歸王氏。二十二而寡。季父清臣。嘗欲奪而嫁之。不可。至五十九而病卒于汝城中之里第。初余來居汝。與夫人之子霖兄弟游。比今幾十年。故夫人之病也。往問之。卒也。往弔之。而霖因屬余銘夫人之墓。余雖知其賢。未知其事。以問霖里中有道者。里中人曰。夫人之喪其君子也。年尙少。緼衣無飾。以事其舅殿中君、姑長安君。不怠。舅姑有祀事。簠簋非其所羞。不以祀舅姑有賓客。籩豆非其所

烹飪不以進。雖舅姑沒不衰。殿中君生六女。皆嫁傍近士大夫家。貧不給。夫人調護之甚厚。不能自任則廩之。舍止未定則爲室廬以招之。有緩急則推金帛以賙之。或致謝焉。則曰。此舅姑之所以庇後人也。不爲諸姑費。則異日無以見舅姑于地下。奚以謝爲。夫人之君子有兄亦蚤世。姊妹之間。相與如姊妹。故霖之從弟霖。亦相與如親兄弟。而凡在夫人之門內者。無小大皆閭閭如也。遂爲孝友之家。至于整比家事。動有法則。薄衣食而厚賓客。雖僮御未嘗以聲色使之。則猶爲夫人之餘事也。余曰。嘻然哉。吾有聞焉。吾有見焉。凡里人所道者。余亦聞之。而夫人之家內外千指。邸第稱是。用以自厚。無不可者。而夫人之終無新衣焉。製衣而斂。此余之所見也。以所見而合所聞。則夫人之事無可擇者。遂銘夫人之墓。余銘夫人之墓。在改歲後六日。去夫人之喪四十日。其葬後。余之銘二十七日。實大觀二年二月三日也。夫人之君子諱陳。二子七孫。其長子曰駒。早卒。次卽霖也。其孫一男子。六女子。孫男二歲未名。孫女以次適人矣。其葬之里曰王道鄉曰新豐。在汝梁縣東十里云。銘曰。

夫人之歸。灼其華。簠簋籩豆。孰與加。縕衣恤緯。矢靡他。燕及諸姑。亦孔嘉。里中之衆。不汝瑕。端以孝友名其家。雖不百歲庸何嗟。

仁昌縣太君李夫人墓誌銘

曩遊洛。孟之間。觀書于慕容氏。得會稽顧臨所作隱君之誌。言隱君築室河上。終其身不仕。御家合族資生之具。一皆有法。而上下均一。不見聲色。閨門之內。整于公府。因廢書而嘆曰。隱君治家之管仲也。賢哉。

後吾以中子娶隱君之季女。頗知其夫人亦有賢操。躬自減損。而調護門內之人。小大曲盡。始悟隱君以治家成名者。夫人有助焉。及夫人終養而葬。其孤泣血屬予爲銘。得所書行事一卷觀之。言夫人幼失父母而知哀。長與兄嫂而知順。教子而子好學有成。教女而女嫁人皆爲賢婦。與其姊安福縣君同處陳氏之門。而知相尊愛。終安福之身如一日。兄喪。嫂孤貧不能自生養。夫人存問資給。而終嫂之身如一日。則又廢書而嘆曰。豈特隱君者治家之管仲。而夫人亦隱君之孟光也。蓋夫人之性。和而有禮。寬而有法。平居未嘗與人忤。而人忤之。則嘿然不知校也。曰忤而校。是與忤我者等夷也。推此心于門中。門中其有不順者乎。然陳氏自唐歷五代。至今合食共居者幾二十世。家數千指。非世世有賢子而又有賢婦。豈能也哉。而夫人卽吾所見之一人也。是可銘也。夫人姓李氏。故光祿少卿晟之子。皇祐五年。歸于隱君。年十七。大觀元年。以子恩封仁壽縣太君。三年正月六日。以疾終于里第。年八十。卽以明年正月丁卯。歸祔于河陽縣太平鄉北閭里隱君之墓。子三人。女四人。孫男女八人。長子曰立之。奉議郎通判齊州。仲溫之季至之。皆爲名進士。女長適朝請郎文維申。次金部員外郎范域。次翼城縣丞李操。次均州司理參軍畢大亮。而文氏畢氏二女。皆先夫人卒。所謂隱君者。名安禮。字正叔。以行義居鄉。可出而處。故號隱君。贈太尉諱貫之季子也。銘曰。

陳氏之系遠矣。合百室而與居。非子子婦婦而繼出。安能傳世十九而同廬。隱君之賢。吾所聞也。既有誌之者矣。夫人之賢。吾所見也。其可不誌而舍諸。少而知哀者性也。長而知順者義也。況又能親其親而恤

孤隱君之阡。比于皇姑。夫人從之。其安只且。

畢氏墓誌銘

宋故尚書駕部郎中贈太常少卿畢公從古第五女。生而柔惠和厚。女之賢者也。蓋嘗許歸于人矣。而以熙寧六年正月十四日卒于汝陰之沈丘。年十有八。至元豐六年八月十一日。歸葬于開封府管城縣富戶鄉祖姑李氏之墓次。其母德與縣太君陳氏。哀其未嫁而夭也。實使仲甫治葬。而使某序而銘之。銘曰，

奚厚而質。奚嗇而齡。維家之矜。其藏其銘。